

天 綠

綠 漪 女 士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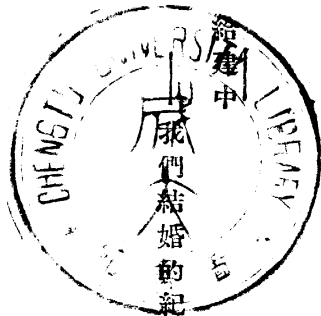
天 綠

著 士 女 漪 綠



80753409

上 海  
北 新 書 局  
1928



——

# 目 錄

綠天	一
鴿兒的速信	一三
小小銀翅蝴蝶的故事	五
我們的秋天	七三
收穫	〇一
小貓	一三

## 綠天

康的性情是很孤僻的，常常對我說；『我想尋覓一個水木清華的地方；建築一所屋子，不和俗人接見，在那裡，你是夏娃，我便是亞當。』我的脾氣，恰恰和他相反，愛熱鬧，雖不喜交際，却愛有幾個知心的朋友，互相往來，但對於塵囂，也同他有一樣的厭惡，因為我的禮父，都是由山野出來的，我也在鄉村中生活了多少時候，我原完全是個自然的孩子呵！

康因職務的關係，住在S埠，我和他同居在一處，他每天到遠在二三十里外的工廠裡去上工，早上六點鐘動身，晚上六點鐘才得回家，

只有星期日方得自由。

他上工去後，我就自己關閉在一個又深又窄的天井底，沈沈寂寂，度過我水樣的年華。偶然出門望望；眼只看見工廠煙囪裊裊上升的黑煙，耳只聽見隆隆軋軋的電車和摩托卡，我渴想着我從前所愛的花，鳥，雲，陽光……但這些東西不但閃躲着，不和我實際相接觸，連我的夢境裡都不來現一現了，於是我的心靈便漸漸陷於枯寂和煩悶之中。

我曾讀過德磨房文牘，最愛那『西簡先生的小羊』的一篇，咳，現在我也變成這小白羊了，雖然繫在芳草芊芊的圈子裏，却望着那邊的崇山峻嶺；幻想那垂枝的青松，帶刺的野桐華，銀色的瀑泉。晚風染紫了的秋山，鼻子向着遙天，『咪！』發出一聲聲悠長的叫喚。

某年，即S埠爲五十年未有之大熱所燃燒的一年，某月，即秋聲和鴻雁同來之一月，我們由S埠搬到S城裏來了。

起先，康接着S城某大學的聘書，請他爲大學理科主任，並允由學校賃給我們屋子一所。那時我們並不知新屋是怎樣一個形式，理想那或是幾間平房，有一個數丈長寬的庭院，庭中或者還有一二棵樹，但這於我已經很好，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下的蛙，耳畔不再聽見喧鬧的車馬聲，於願已足，住屋就說狹小，外邊曠闊清美的景物，是可以補償這個缺點的；所以康接到聘書之後，心裏尙在踟躕不決，我却極力的慫恿，呵！西簡先生的小羊，已經厭倦了柵和圈了，牠要毅然投入大自然的懷抱裏去。

於是決定了赴S城教書的計畫。

行李運去之後，康先去布置，我於第二天帶了些零碎的東西離開



了S埠。

我雖然在S城住過半年，但新屋的路却不認識，同車夫又說不明白，我便到H女學校請校長洛女士引導，因為我曾在這個學校授過課，和洛女士頗有交情。

洛女士是美國人，性情極為和藹，見我來很高興，聽見康也來S城教書，更為歡喜，她請我坐了，請出她朋友沙女士來陪我，又倒給我一杯冰檸檬水，兩個鐘頭在火車裏所受的暑熱，正使我焦渴呢，喝了那杯水真有甘露沁心的爽快。

我談起請她引導去看新屋的話，洛女士說：『那屋子很好，我常常想住而不可得，你們能殼賃到這樣的屋，運氣真不錯呀！』

『她們住在這樣精雅的房子裏還羨慕我們的屋麼？』我暗想。  
喝完冰水後，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學校，逆着剛才來的道路，沿



着河走了十分鐘，進了一堵牆，我們便落在一片大空場之中，場中只有一個小茅廬餘無別物，我正在疑惑，洛女士指着屋後一道矮牆，和一叢森森的樹木說：

惑

——你們的屋子在這牆裏。

推開板扉，走進那園，才發見了一座極幽禱的庭院。

呀！這真是『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！』

走到屋前，康聽見我們的聲音，含笑由屋中走出，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幾句話，便作別去了。

等她轉過身去，我就牽着康的手，快樂得直跳起來；

——有這樣一個好地方，我真做夢也沒有想到！』

我們牽着手在園裏團團的走了一轉，這園的風景便都瞭然了。園的面積，約有四畝大小，一座坐北朝南半中半西的屋子，位置

於園的後邊，屋之前面及左右，長廊圍繞，夏可以招涼風，冬可以負  
暄日。

這園的地勢太低而且雜樹蒙密，日光不易穿漏，地上有些潮濕。  
所以屋子是架空的，離地約有六七尺高，看去似乎是樓，其實並不是  
樓，屋子下面不能住人，只好堆煤，積柴，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。

園中尚有一個土墩，土墩上可以眺望牆外廣場中青青的草色，和  
那一雙秀麗的塔影。

園中的草似乎多時不曾刈除了，高高下下長了許多雜草，草裏纏  
糾着許多牽牛花，和蔦蘿花，猩紅萬點，映在淺黃濃綠間，畫出新秋  
的詩意。還有白的雛菊，黃的紅的大麗花，繁星似的金錢菊，丹砂似  
的雞冠，也在這荒園中雜亂的開着，秋花不似春花；桃李之穠華，牡  
丹芍藥的妍豔，不過給人以溫馥之感，你想於溫馨之外，更領略一種

清健的韻致和幽峭的情緒麼？你應當認識秋花。

講到樹，最可愛的莫如那幾株合抱的大榆樹了，樹幹臃腫醜怪，好像畫上畫的古木，青苔覆足，長春藤密密的蒙蓋了一身，測其高壽至少都在一二百歲以上。西邊一株榆樹已經枯死了，紫藤花一株，附牠的根蜿蜒而上，到了樹巔，忽又倒掛下來，生成渴蛟飲澗的姿勢，可惜未到春天，藤花還沒有開。不然絲雲深處，香雪霏霏，手執一卷書，生在樹下，真如置身於華嚴界裏呢。

有一株雙叉的榆樹最高，天空裏閒蕩的白雲，結着伴兒常在樹梢頭游來游去，樹兒伸出帶瘦的突兀的瘦臂，向空奮擊，似乎想攫住她們，雲兒却也真乖巧，只永遠不即不離的在樹頂上游行，不和牠的指端相觸，這樣撩撥得樹兒更加憤怒，臂伸得更長，好像要把青天抓破！

春風帶了新綠來，陽光又抱着樹枝接吻，老樹的心也溫柔了，牠拋開了那些討厭的雲兒，也來和自然嬉戲，你看，她有時童心發作，將清風招來密葉裏，整天縹縹渺渺地奏出仙樂般的聲音。牠們拚命使葉兒茂盛，蒼翠的顏色，好像一層層的綠波，我們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，在樹下仰頭一望，那一片明淨如雨後湖光的秋天，也幾乎看不見了，呀！天也讓牠們塗綠了！綠，天深處，我們真個在綠天深處！

——這園子雖荒涼，却富有野趣，康笑着對我說，如果隔壁沒有別人搬來，便可以算做我們的『地上樂園了啦！』

我沒有答他的話，只注視着那些大榆樹，眼前彷彿湧現了一個幻象：

杲杲秋陽，忽然變得眩目的強烈了，似乎是赤道下的日光。滿園

的樹，也像經了魔杖的指點，全改了樣兒；梧桐亭亭直上，變成熱帶的棕櫚，扇形大葉，動搖微風中，篩下滿地日影，榆樹也化成參天拔地的大香木，綴着滿樹大朵的花和纍纍如寶石如珊瑚如黃金的果實，空氣中香氣蕪蕪，非檀非麝，令人欲醉。

長尾的猴兒，在樹梢頭竄來竄去，輕捷如飛，有時用臂兒鉤着樹枝，將身懸在空中，晃晃蕩蕩地打秋千頑玩。驕傲的孔雀，展出她們錦屏風般大尾，帶着催眠的節拍，徐徐打旋，獻媚於牠們的雌鳥。紅嘴綠毛的鸚哥和各色各樣的珍禽異鳥，往來飛舞，不住地唱出深婉的歌聲。

樹下還有許多野獸哩，但牠們都是馴擾不驚的，毛鬣壯麗的獅子抱着小綿羊睡覺，長頸鹿靜悄悄在數丈高的樹上摘食新鮮葉兒，擺出一副哲學家的神氣，金錢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競走，白象用鼻子在河中

汲水，仰天噴射，做出一股奇異的噴泉，引得河馬們，張開闊口，哈哈大笑。

這裏沒有所謂害人的東西，鱷魚懶洋洋的躺在岸邊，做牠們沙漠之夢去了，一條條紅綠斑斕的蛇，並不想噬人，也不想勸人偷喫什麼智慧的果子，只悠閒地蟠在樹上，有時也吱吱的唱牠們蛇的曲子，那聲音幽抑，悠長，如洞簫之咽風。

這裏的空氣是鴻濛開闢以來的清氣，尙未經過市場塵埃的溷濁，也沒有經過潘都蘭箱中蟲翅的擾亂，所以牠是這樣澄潔，這樣新鮮，包孕着永久的和平，快樂，和莊嚴燦爛的將來。

林之深處，濕布如月光般靜靜瀉下，小溪兒帶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，不知流到什麼地方去，朝陰夕陽，氣象變化，林中的光景也是時刻不同的；時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，時而隱於銀紗般的霧

裏，……

流泉之畔，隱約有一男一女在那裏闊步。那就是人類的始祖，上帝用黃土搏成的人，地上樂園的管領者。

——你又癡癡兒地想什麼呢？我們進屋裏去罷。『康用手在我的肩上一拍，呵！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，我們依然在這紅塵世界裏。』

世上那有絕對的真幸福呢？我們又何妨將此地當做我們的『地上樂園』。

一切我們過去生命裏的傷痕，一切時代的煩悶，一切將來世路上不可避免的苦惱，都請不要闖進這個樂園來罷，讓我們暫時做個和和美美的好夢。

烏鴉，休吐你不祥之言，畫眉，快奏你新婚之曲！



影！

祝福，地上的樂園，祝福，園中的萬物，祝福，這綠天深處的雙



## 鴿兒的通信

(一)

親愛的靈崖

昨天老人轉了你的信來，知道你現在已經到了青島了。這回我雖然因為怕熱，不能和你同去旅行，但我的心靈却時刻縈繞在你身邊，呵！親愛的人兒，再過三箇星期，我們才得相聚嗎？我實在不免有些着急呵。

拜禱西風，做人情快些兒臨降，好帶了這炎夏去，携了我的人兒回。

昨晚我獨自坐在涼臺上，等候眉兒似的新月上來，但她却老是藏

在樹葉後，好像怕羞似的，不肯和人相見。有時從樹葉的縫裏，露出她的半邊臉兒，不一時又縮了回去。雨過後，天空裏還堆積着一疊疊的濕雲，映着月光，深碧裏透出淡黃的顏色，這淡黃的光，又映着暗綠的樹影兒。加上一層濛濛薄霧，萬物的輪廓，像潤着了水似的，模糊暈了開來，眼前只見一片融和的光影。

到處有月光，天天晚上有我，但這樣清新的夜，靈幻的光，更着一縷淒清渺窈的相思，却是我第一次得到的靈感。

欄杆上的薔薇——經你採擷過的——都萎謝了。但是新長的牽牛，却殷勤地爬上欄杆來，似乎想代替她的位置，她們龍爪形的葉兒，在微風裏搖搖擺擺的，像對我說；

主人呵，莫說我們不如薔薇花的芬芳，明天朝陽未升露珠已降時，我們將報給你以世間最嬌美的微笑。

今晨起來喂小雞和鴿兒，却被我發現了一件事，我看見白鵬又在  
那裏銜草和細樹枝了。他張開有力的翅膀，從屋瓦上飛到地面來，用嘴  
啄了一根樹枝，試一試，似乎不合他的需要，的——即拋開了。又啄一  
枝，又不合式，最後在無花果樹根，尋到一根又細又長，看去像很柔  
軟的枝兒，這回他滿意了，銜着刷的飛起來到要轉灣的地方，停下來  
頓一頓，一翅飛進屋子，認定了自己的一格籠，飛了上去，很妥貼的  
將樹枝鋪在巢裏。和站在籠頂上的小喬，——他的愛侶——很親熱的  
無聲的談了幾句話，又飛出去繼續他的工作。

爲了好奇的緣故，我輕輕的走進他們的屋子。拿過一張橈子，墊  
了腳向籠裏看時，呀，有好幾位鴿太太在那裏做月子了。

玲瓏的黑衣娘小心謹慎的伏在那裏，見了人還能保持她那安靜的  
態度，不過當我的手伸進巢去摸她的卵時，她似乎很有些着急，一雙

箍在鮮紅肉圈裏的大眼，亮瑩瑩的對我望着，像在懇求我不要弄碎她的卵。

第四格籠裏，孵卵的却是灰瓦，他到底是個男性，脾氣剛強，一看見我的頭伸到他的籠邊，便立刻顯出不耐煩的仇視的神氣。我的手還沒有伸到他的腹下，咕！他嗔叱了一聲，同時給我很重的一翅膀，雖然不痛，不提防，也被他嚇了一跳。

再過半個多月，鴿兒的家族，又加興旺了，親愛的人，你回來時當看見這綠陰庭院，點綴着無數翩翩白影。

你的寂寞的碧衿

八月二日

(11)

靈岩：

你現在想已由青島到了天津，見了你的哥哥和嫂嫂了。過幾天也許要到北京去遊覽了。你在長途的旅行中，時刻接觸着外界不同的景象，心靈上或者不會感到什麼寂寞，然而我這的，却是怎樣的孤另呵！

今晨坐在廊裏，手裏拿了一本書，想凝聚心神去讀，然而不知怎樣！總按捺不下那馳騫的神思。我的心這時候像一個小小輕氣球，雖然被一條線兒扯住了，但牠總是飄飄蕩蕩的向上浮着，想得個機會，掙斷了線好自由自在的飛向天空裏去。

鴿兒喫飽了，都在簷前紛飛着，白鴿仍在那裏尋細樹枝，忙得一刻也不停，我看了忽然有所感觸起來；

你在家時曾將白鴿當了你的象徵，把小喬比做我，因為白鴿是隻很大的白鴿，而小喬却是帶着粉紅色的一隻小鴿，他們的身量，這樣的

大小懸殊，配成一對，這是有些奇怪的，我還記得當你發見他們匹配成功時，曾異常欣喜的跑來對我說：

——鴿兒也學起主人來了；一個大的和一個小的結了婚！

從此許多鴿兒之中，這一對特別爲我們注意，後來白鸚和小喬解了一對小鴿，你便常常向我討小鴿兒。

——要小鴿兒，先去預備了巢來，我說，白鸚替他妻子銜了許多細樹枝和草，才有小鴿兒出現呢。

——是的，我一定替你預備一個精美適意的巢，你欣然的拉着我的手兒說。就在我的手背上輕輕的親了一下。

真的，親愛的靈崖，我們到今還沒有一個適當的居處，可以叫做我們自己的巢呢。——這個幽蔭的庭院，雖然給我們住了一年，然而那能永久的住着，那能聽憑我們布置自己所要的樣兒？

我們終朝忙忙碌碌的研究學問，偷一點工夫便要休息以恢復疲勞的精神，總沒有提到室家的話，有一次，親愛的靈崖，你還依稀記得嗎？我們曾談過這個。

的女

一個清美的蕭晨，——離開我們的新婚不過半月之久，——我們由家裏走到田隴上，迤邐走入松川，一陣清曉的微風，吹到我們的臉上，涼意沁心，同時樹梢頭飄飄落下幾黃葉，新秋來了。

殘蟬抱着枝兒，唱着無力的戀歌，剛辛苦養過孩子的松鼠，有了居家的經驗似的，正在採集過冬的食糧，時時無意間從樹枝頭打下幾顆橡子。

樹葉由壯健的綠色變成深黃，像詩人一樣，在秋風裏聳着肩兒微吟，感慨自己蕭條的身世。但烏柏却欣欣然換上了臘脂似的紅衫，預備嫁給秋光，讓詩人們欣羨和嫉妒，她們沒有心情來管這些了。

我們携着走進林子，溪水漾着笑渦，似乎歡迎我們的雙影。這道溪流，本來溫柔得像少女般可愛，但不知何時流入深林，她的身體便被囚禁在重疊的濃翠中間。

早晨時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陽微笑，夜深時不能和娟娟的月兒談心，她的明澈璧晶的眼波，漸漸變成憂鬱的深藍色。時時淒咽着幽傷的調子，她是如何的沈悶呵！在夏天的時候。

幾番秋雨之後，溪水漲了幾篙，早凋的梧楸，飛盡了翠葉，黃金色的曉霞，從枳枒樹隙裏，瀉入溪中，激漩的波面，便泛出彩虹似的光。現在，水恢復從前的活潑和快樂了，一面疾忙的向前走着，一面還要和沿途遇見的落葉，枯枝……淘氣。

一張小小的紅葉兒，聽了狡獪的西風勸告，私下離開母枝出來頑玩，走到半路上，風偷偷兒的溜走了，他便一交跌在溪水裏。



水是怎樣的開心呵！她將那可憐的失路的小紅傘兒，推推擠擠的推到一個漩渦裏，使他滴滴溜溜的打團轉兒，那葉兒向前不得，向後不能，急得幾乎哭出來，水笑嬉嬉的將手一鬆的，他才一溜煙的逃走了。

水是這樣歡喜捉弄人的，但流到壩塘邊，她自己的魔難也來了。你記得麼？壩下邊不是有許多大石頭，阻住水的去路？

水初流到石邊時，還是不經意的涎着臉撒嬌撒痴的要求石頭放行，但石頭却像沒有耳朵似的，板着冷靜的面孔，一點兒不理。於是水開始嬌嗔起來了，拚命向石頭衝突過去，衝突激烈時，淺碧的衣裳袒開了，露出雪白的胸臂，肺葉收放，吸呼極其急促，路出怒吼的聲音來，縷縷銀絲頭髮，四散飛起。

辟辟拍拍，溫柔的巴掌，儘打在石頭皺紋深陋的頰邊，——她真

的怒了，不是兒嬉。

誰說石頭是始終頑固的呢？巴掌來得很了，也不得不低頭躲避。於是水得安然渡過難關了。

她雖然得勝了，然而弄得異常疲倦，曳了淺碧的衣裳去時，我們還聽見她斷續的喘息聲。

我們到這樹林中來，總要到這壩塘邊參觀水石的爭執，一坐總是一兩個鐘頭。

——這地方真幽靜得可愛呀！你常微笑的對我說，我將來要在這裏造一所房子，和你隱居一輩子。

呵，親愛的靈崖，這話說過後，又忽忽的數年了，鴿兒一番番經營他們的巢，我們的巢，到底在那裏？

你為碧衿  
八月三日

靈崖：

的名

這兩天來，天天下午總有個風暴，炎暑減退了許多，我想北京定然更涼爽，你可以暢暢快快的遊玩了，近來我有些懊悔，不該不和你同去。

但是，今早在牀上時，看見映在窗檻上的太陽，便預料今天的熱，於是趕緊爬起身，好享受那霎時間就要給炎威驅走的清曉涼風。近中午時，果然熱得教人耐不住，園裏的樹，垂着頭喘不過氣兒來。麝香花穿了粉霞色的衣裳，想約龍鬚牡丹跳舞，但見太陽光過於強烈，怕灼壞了嫩臉，逡巡的折回去了，紫羅蘭向來謙和，這時候更躲在綠葉底下，連香都不敢香。

憔悴的蜀葵，像年老愛俏的婦人似的，時常在枝頭努力開出幾朵黯澹的小花。這時候就嘲笑麝香花們；如何？你們嬌滴滴的怕日怕風，那裏比得我的老勁！

雞冠花忘了自己的粗陋，插嘴道：

——至於我，連霜都不怕的。

羣花聽了雞冠的話，都不耐煩，但誰也不願意開口。

站在枝頭的八哥却來打不平：

——嘖，嘖，你以為自己好體面罷，像蜀葵媽媽，她還有嘲笑人的資格，因為在豔陽三月裏，她曾出過最足最足的風頭，你，什麼蠢丫頭也配多話！

雞冠受了這頓訓斥，羞得連蒂兒都紅了。

八哥說過話，也就飛過牆外去，於是園裏暫時沈寂，只有紅燄燄

的太陽依舊照在草，木，和平地上。

正在扇不停揮的當兒，忽然聽見敲門的聲音，我的心便突突的跳起來，飛也似的跑去開，果然是郵差來了，果然的定你的信來了！

以後便是看信和寫信的事。你說後天還要給我寫一封，我等着就是了。

祝你旅途安好！

碧衿 八月四日

(四)

夜間下了雨，天氣又涼了。傍晚時到園中徘徊，望見三四丈的綠樹叢中蕩漾着粉紅衫的影兒。我知道傷夫人也在那裏散步。忽然聽見她在土山上喚我的聲音，我便順着碎石子路，穿過幾叢雛菊，上了那螺旋式透兒的山，才看見和她並肩坐着的還有湯先生。

——你獨一個人，覺得寂寞罷，和我們談談如何？

——好，好，我們開始談起話來了，我用的是不完全的英語，他們用的是不純熟的中國話，遇着講不出的事件，便用手勢來形容，這種談話，覺得可憐罷，但又何妨呢？人與人心靈間的交通，定要靠着言語和文字麼？

我們先談天氣，譬如去年狠熱，今年却涼等一類的話，又談園藝，你知道的湯先生是一位園藝家。他一天到晚一把鋤在園裏，我們只看見他所分的地裏，菜蔬一畦一畦的綠，花兒一時一時的紅。

後來談到他們的結婚，湯先生說前天是他們結婚週年紀念日，去年比今天還早兩個星期，正是湯夫人由英國到海的時候。

湯先生說到這裏，一隻手不知不覺的搭上去人的肩，眼望着我慢慢的說；林白太尉由新大陸駕着飛機渡過幾萬里大洋，降落在巴黎。

她，——一面回頭望他夫人一眼——由美國飛到中華降落在 Married State 上

湯先生雋妙的詞句，不禁使我微笑；『自的名愛情的翅膀，比什麼飛機的力量都強。』於是大家都笑了。

他們問我們是幾時結婚的？差不多兩年了。我答。但這番的談話，引起我的心思，我默默的望着蒼茫暮靄裏的北方出神了！

碧衿 八月五日

(五)

一早起，就惦記着你今天有信來。

但今天有些古怪，郵差照例是午前來的，差不多十二點鐘了，還不見他到。一聽見敲門的聲音，便叫阿華去開，我走到欄杆邊望着，小

家信自遠來，不一而足，一牛一狗，皆山回院罷。

孩子輕捷的身軀，像鳥兒翩然飛去，我還嫌他慢。但每次開門，進來的不是那缺了牙齒說話不清楚的老公公，便是未拿針線的廚子的老婆，那裏有綠衣人的影兒？

等着，等着，太陽快要到午時花家裏茶會了！

呵，親愛的，什麼是午時花的家呢？我趁這個機會告訴你，這是你去後才有的，你不知道。——這是我的紀時器呢。

朋友送了我幾盆午時花，我便將她們放在東邊草場上——蓋滿了榆影兒的草場之一角——因為樹下有一只水缸，灌澆便利。

午時花是極愛日光的，但早晚時，偷情自私的榆影，伸長他的肢體，將一片綠茵，據為臥榻，懶洋洋躺着，儘量兒們埋怨，只當耳邊風——不是的，他早沈沈兒的睡着了，什麼都不能驚動他的好夢。

可是，日午時，太陽駕着六龍的金車，行到矢中間，強烈的光



華，直向下射。榆影兒閉着的眼，給強光刺着，也給逼醒了，好像畏懼似的，漸漸彎曲了他的長腰，頭折到脚，蜷伏成一團。

花兒們這才高興哩，她們分穿了紅黃紫白的各色衣裳，攜着手在微風裏，輕颺淺笑的等候太陽的光臨。

這位穿着光輝燦爛金縷衣的貴客，應酬極忙——池塘裏的白蓮花展開粉靨，等他來親吻，素雅的翠雀花凝住了淺藍色秋波，盈盈眺盼，山鰲豆性急，爬上架兒，以爲可以望得遠一點。葵花的忠心，更是可佩的；她知道自己比不上羣花的嬌美輕盈，也不敢冀望太陽愛她，但她總是伸着她長長的頭，守着太陽的踪跡，太陽走到那裏，她的頭也轉到那裏。輕佻的花兒們和太陽親熱不上兩三天，又和風兒跳舞去了，但在蕭條的秋光裏，還見葵花巍然的立着，永遠望着太陽——但無論如何每天總要忽忽的到午時花家裏走一轉。我的鐘表你在這

裏時，便都壞了。又懶得拿去修，我就把太陽降臨花兒家時刻，代替了鐘表，看見牽牛花咧嘴笑時，知是清晨，榆影兒拱起背來時，定然

是正午，葵花的頸兒轉到西，天就快黑了。

但是今天爲什麼呢？太陽已經由午時花家出來了，你的信還沒有到。

碧 | 八月六日

(六)

(七)

昨天又沒有等到信，我真有些不高興起來了。所以也不寫信給你——今天却又忍不住——只好讓我通信的日歷上留幾行空白，雖然這是不很美觀的，然而錯處不在我。

心裏的憂悶，像雨後遙山一般，濃氳氳的又翠深了一層！

你失望的碧衿 | 八月八日

(八)

我應當怎樣懺悔這兩天以來對於你的怨望呢？我明明知道這兩天來沒有信，是郵差在弄鬼，或者在路上就攔了，不是你騙我，教我發急，然而我偏偏要怨恨你，親愛的人兒，這真是不可解的無理和褊狹呵，我偏偏要怨恨你！

果然，懶惰的郵差，將你應許我的信，同你七月廿九的一張明信片

同時送了來，我接着時恨恨的望了他一眼，恨不得說；先生，下回請  
你多跑趟罷。多跑一趟，你的腿不見得會長，但我便不至於錯怪我愛  
的人兒了。

你的信裏說；到天津已經三天，明天便得上北京，還要遊北戴河。

北京，是我舊遊的地方，自從離開牠已經有六年了。雖然我後來  
又遊歷了許多地方，見了些世界著名的建築，然而我總忘不了北京。  
在我的記憶裏；巍峨的凱旋坊影子，沒有掩沒了莊嚴蒼古的大前門。  
想起雙闕插雲的巴黎聖母寺，便立刻聯想到天壇。呵！那渾圓天體的  
象徵，給我的印象真是深刻；牠，屹立在茫茫曠野裏，背後襯托的只  
是一片單色的蔚藍天——連白雲都沒有——寂寥，靜穆，到那裏  
引不起你的愉快或悲哀，只教你茫然自失的感覺自己的渺小。到那裏

想不起種種的人生問題，只敢驚奇着宇宙永久之謎。有時候和人談起魯渥兒博物院，我每每要問一句；朋友，你到過北京沒有？文華和武英兩殿的寶藏真富——。楓丹白露和威爾塞的離宮真壯麗呵，但同時那淹在金色夕陽中紅牆黃瓦的故宮，也湧到我的心頭。

聽說北京現在不如從前了，靈岩，我很想知道你經歷些什麼地方，好和我從前所遊的印證，但請不要提起牠的不幸——我和北京有如相別多年的老友很想知道他一點消息，然而，靈崖，聽見地壇幾百年的老柏都斫做柴燒了，古皇城的牆都拆下來一塊塊的賣了，就如聽見老友家裏遭了災難，那是如何的惆悵呵！

你的碧衿  
八月九日

(九)

昨天晚上，坐在涼臺上，做了一個好夢，親愛的人，讓我把這個夢詳詳細細的告訴你。

心思雜亂的人都多夢罷，你常常對我說，平生沒有幾個夢，而却因此就自己誇爲『至人』。但我的夢真多呵，天天晚上夢兒亂雲似的在我腦筋裏湧現。醒來時却一個記不清，好像園裏青草地上長着的黃白野花，寂寞的在春風裏一陣陣的開了，又寂寞的在春風裏一陣陣的萎謝了。

不過，昨晚的夢，却非常清楚，醒時那清美的新鮮的味兒，還迴旋在我心頭，經過好久好久。如果將雜錯的野花，比我平常那些亂夢，昨晚涼臺上的夢，我便要將他比做一朵睡蓮——銀色月光浸着的池塘裏的一朵睡蓮——夜裏的清風，拍着翅兒，輕輕的飛過她的身邊，她便微微動搖着，放出陣陣青幽的香氣。在水光月影中，她的影

兒又是那般的異樣清晰。

夢是這樣開始的，晚飯後沐浴過了，換上寬博的睡衣，照例到涼臺上招涼。有時和阿華講故事，有時吟吟古人的詩句，但大部分的時間消磨在用我寂寞的心靈和自然對語。

昨晚月光頗佳——雖然還沒有十分圓，已經是清光如水——我想起你日間寄來的信，便到屋裏取出來，在月光下披讀，讀了一遍，又讀一遍，呵！我的心飛到北京去了。

在冷冷幽籟裏，我躺在籐椅上神思漸漸懵騰起來了。

恍惚間我和你同在——石路上走着，夾路都是青蔥的樹，彷彿楓丹白露離宮的馳道，然而比較荒涼，因為石路不甚整齊。縫裏迸出亂草，時常礙着我們的腳。

路盡處，看見一片荒基，立着幾根斷折了的大理石柱。斑斑點

點，繡滿了青苔，黝黝然顯出蒼古的顏色。圓柱外都是一叢叢的白楊，都有十幾丈高，我們抬頭看去，樹梢直蘸到如水的碧天。楊樹外還是層層疊疊的樹，樹幹稀處，隱約露出淡藍的碎光，——樹外的天。

沒有蟬聲，沒有鳥聲，連潺潺流水的聲音，都聽不見，這地方幽靜極了，然而白楊在寂靜的空氣裏，蕭蕭寥寥響出無邊無際的秋聲。

荒垣斷瓦裏，開着一點點淒豔可憐的野花。

同坐在一片雲母石斷階上，四面望去，了無人踪——只有浸在空翠中間的你和我。

——紅心滿地宮人草，碧血千年帝子花！

以後夢境便模糊了，圓柱和荒基都不見了，眼前一排排的大樹慢慢倒了下去，慢慢平鋪了開來，化作一片綠茫茫的大海。風起處波濤



動盪，樹梢瑟瑟的秋聲，變爲沙沙的浪響。

這時候，我們坐着的不是石塔，却躺在波面上了，我們浮拍着，隨着海波上下，渾如一對野鳥，我們的笑聲，掩過了浪花的笑聲。

海裏還有飛魚呢，驀然從浪裏飛了起來，燕兒似的掠過水面丈許，又鑽入波心，在虹光海氣裏，只看見閃閃的銀鱗耀眼。

忽然一尾飛魚，從我身邊飛過，擦着我的臉，一驚便醒了，身子依舊躺在藤椅上，才知方纔做了一場大夢，——手裏的信已掉在地上去了。

呼呼的正在起風呢，月兒已經不見了，夢裏的濤聲，却又在樹梢澎湃。——鬢邊像掛着什麼似的，伸手摸時，原來是風吹來的一片落葉。

夜涼風緊，不能更在涼臺上停留了。拾起地上的信，便惘然的走

進屋子，收拾睡下了。

夢兒真謊呵，我本來不會游泳，怎麼在夢裏游得那般純熟，這也不過是因爲你信裏說要到北戴河練習海水浴，惹起來的罷。真的，靈岩，我也想學游泳呢，什麼時候同你到海邊練習去。

碧衿 八月十日

(十)

靈崖：

平常時候，你知道我是怎樣愛惜光陰的一個人，然而現在心情變易了，每天撕下一張日曆，便好像透過一口悶氣似的。暗暗說聲慚愧，又過去一天了，他的歸期又近一天了。

每天除了和你寫封信之外，別的事總是懶懶的；一張雙塔的寫

生，只塗上一片淡青的天空，點綴了幾筆樹影，便連畫架兒拋在那裏，已經封滿了塵埃了，還有許多小飛蟲，當油布未乾時，上來歇息歇息，不意細細的羽兒，被油粘住，再也掙扎不脫，便都死在上面了。那張未完工的畫，算不能用了。

寫信外，睡午覺，午覺醒來已經天黑，便洗一個浴，到園裏風涼風涼，夜間躺在涼臺的藤椅上，用大芭蕉扇撲去趁便來叮的蚊子，同阿華談談閒話。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。而且天天如此，一點沒有改變。——但是，今天忽然想着這個辦法很不對，我用一點功，這樣風涼的長晝，這樣清淨的園林，不可辜負了。

整天孱孱大雨，好悶呀！你什麼時候回來呢？

碧衿 八月十一日

春  
花  
秋  
日  
好  
時  
候  
呀  
！

靈崖：

本來從今天起，我就要用一點功的，然而難關又來了，要想用功，就得有書看，偏偏大學圖書館爲修理房屋的緣故，今夏不開放，我們的四部叢刊又在上海，沒法搬來，架上寥寥百餘卷，實在不設我幾天的翻閱，——而且大半從前都看過的了。

於是想起省立第一圖書館離我們這裏不遠，何不去走一蹓？上午同阿華走出後門，雨後的郊原，風景頗不壞，一片蘆皋，繡着芊綿細草。溝裏流水潺湲，沿着堤埂流去，埂上蒙密的叢條，綴着淺紫色的花朵，據說是木綿花。阿華想折幾朶來插瓶，我怕他掉下水溝，不許他去折，我們家裏，好花多着呢，留着這個，給農夫村婦潤潤枯燥的

## 心田罷。

穿過幾條巷，看見一帶虎紋石的牆，護着扶疏小樹，我們知道到了目的地點，脚步便緩起來了。這個地方，你從前也會到過的，現在正在修改，園裏隨處有未完的工程，園正中處，有一個水門汀築的八角池，新劃出的花壇，疏疏朗朗的長着些雜花，也是從前所沒有的。這園總算在積極整理了。不過樹還太稀少，驕陽下，人們走來看書，目睛裏晃耀着幾百畝沙地上反射來的陽光，心靈不免感着煩燥。

我想起從前在郭霍諾波城的圖書館了。裏面參天的老樹，何止幾百株，高上去，高上去，鬱鬱葱葱的綠在半天裏。噴泉從古色斑斕的銅像裏迸射出來，射上一丈多高，又霏霏四散的落下。濃青淺紫中，終日織着萬道水晶簾，展開書卷，這身兒不知在什麼世界裏。——或者，就是理想中的仙宮罷。

他們那裏到處都有林子，天上夕陽雲影，人間鳥語花香，襯托了一派綠陰，便覺分外明媚。

可憐中國還說是四千餘年的文明老國呢。孟子說『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……』可見必有喬木，才稱得起故國。然而我們在這故國，所看見的只是一片荒涼蕪穢的平地，沒有光，沒有香，沒有和平，沒有愛……就因為少了樹——即說有幾株，不到成陰時，便被

人斫去用了，燒了，那裏還有什麼喬木？

我們所愛的祖國呵，你種種都教人煩悶，不必說了，而到處的童山，到處的荒原，更是煩悶中之煩悶。

館裏書也少得可憐，我所要借的書，只得到花石湖詩集一部，翻開看不到幾頁，已經是關門的時候了，於是走了出來。回家喫了飯，和阿華到街上逛逛，不知不覺的又踏入相識的書店。

在書店裏倒翻出我所需要的幾部書，但惜四部叢刊裏都有，買了太不上算，就向書賈商量借。我以為他定然不肯的，誰知他竟欣然的答應，居然讓我攜了四五部書回家，我開了一個地址給他，約定下星期來取，他也答應了。

我覺得這個書賈，真風雅可人，遠勝於所謂讀書明理的士流，那『借書一癡，還書一癡』的法律，不是士流定出來的麼？

從此我也可以略略有書看了，不過以為在這將殘的假期中，我還能做出什麼成績，那就未必罷，我實在是懶得可怕呵！

碧衿 八月十二日

(十二)

秋天來了，也是無花果收穫的時期了。但今年無花果不大豐稔。

在那大而且厚的密葉中，我翻來覆去的尋熟了的果子，只尋到兩個。其餘都是青的而且都只有梅子般大小，——就是這樣的也不多，一株樹上至多不過十來個。懊惱！去年冬天我還在樹下埋過兩隻病死的雞呢，她所報酬我的却只有這一點，——真吝嗇呀！

提到雞，我又要將牠們的消息報告報告了，你去後小雞長大了不少。但八隻雞之中只有三隻母的，其餘都是公的。母雞全長得輕巧玲瓏便捷善飛，譬如她們在牆根尋蟲豸喫時，你這裏一呼喚，牠們便連跳帶飛的趕過來，一翅可以一丈多遠。據說這都是江北種，將來不很會生蛋的。於是我記起母親從前的話了，母親曾在山東住過，常說北邊的雞會上屋，趕得急了，就飛上屋頂去了。又會上樹，晚上差不多都登在樹上，像鳥似的。後來讀古人詩如陶淵明的『狗吠深巷中，雞鳴高樹巔。』杜甫的『驅雞上樹去，始聞叩柴荆』等語，於母親的話，



更得了一層證明，不過總還沒有親見，現在見我們雞之能飛，很感趣味。

小公雞更茁壯，冠子雖沒有完全長出，但已能啼了，啼得還不很純熟，沒有那隻大白公雞引吭長鳴的自然，然而已經招了他的妒忌。每晨，聽見廊下小公雞號救聲甚急，我以為有誰來偷牠們了，走出一看，却是那大白公雞在追啄他未來的情敵呢。小公雞被牠趕得滿園亂飛，一面逃，一面叫喊，嚇得實在可憐，並不想回頭抵抗一下——如果肯抵抗，那白公雞定然要坍臺，牠是絲毛種，極斯文，不是年富力強的小公雞的對手。——我於是懂得『積威』兩字的利害，這些小公雞從幼在這園裏長大，懼怕那白公雞是有素的，所以到力量足以防衛自己時，還不敢與牠對敵。一個民族裏有許多強壯有為的青年，能被腐敗的老年人，壓制得不敢一動，就是被『積威』所劫的緣

故。

不過大白公雞威名墜地的時期也不遠了。只要這些小公雞一懂人事知道擁護自己的利權時。革命就要起來了——我祝這些小英雄勝利！

請伯哥轉的信都收到了麼？幾天以來沒有接到你的消息，不免又掛念，快開學了，希望你早些回來。

碧衿 八月十三日

(十三)

靈崖

你臨走時，教我隨時報告鴿兒的消息，但他們都和從前一樣，所以我也尋不出什麼來做報告的材料。然而這兩天來有一段關於他們的趣事，說來想我也要稱奇的；

紅寶石眼失蹤後，他的小嬌雌青玉已經同灰瓦配成對偶了。然而灰瓦却有一個同性的朋友，就是大黑鴿。灰瓦今春死了妻子而後，不耐岑寂，時常咕咕的在別個雌鴿面前打旋，但她們都羅敷自有夫的，誰理他呢？不知什麼時候，他和大黑鴿認識了。從此行止必偕，宛如伉儷。甚至住在一個籠裏，你知道鴿兒對於他們的籠，最視爲神聖的，不是自己的配偶，錯進去了，便要出死力的打出的。至於兩雄同棲，更是從來所沒有的事，然而他們居然和和睦睦的同棲了。現在灰瓦和青玉好起來，大黑鴿非常之喫醋，一聽他們在籠裏親蜜的互相叫喚時，他立刻要飛進去，亂攪一陣。青玉在孵卵，他也要進去搗亂。昨天兩個在籠裏惡打一場，孵過三天的蛋，踏得粉碎，蛋黃流了一個籠子，你說可恨不可恨呢？——但灰瓦對於大黑鴿仍然很好，他們兩個時常在屋脊上，交頸密語，或用喙互刷毛衣，雖然他們親愛的

表現，僅此而已，然而夠叫我納罕了。如果有生物學家在這裏，我真要去請教一番，這難道不是一個問題嗎？動物竟也會發生不自然的戀愛。

至於白鵬和小喬已經孵了一星期的蛋了。不久當有小鴿兒出來。

碧 八月十四日

(十四)

親愛的靈崖：

聽老人說你決定南回，就要動身了，這是怎樣使我欣慰呵！雖然我們在上海分別，至今天不過一月，然而在寂寞的生活中，便覺得有半年之久。更使我感到不快的；就是你的信太稀少，在這樣風鶴驚心的年頭，未免使我焦急。——但也不必更埋怨了，只要你能回來，我

## 小小銀翅蝴蝶的故事

(一)

一個小小銀翅蝴蝶，本來住在野林的花草中，有一次她飛過一個大湖，在湖的西邊，有座名園，她就暫時寄居在那裏。

這園裏有芊蕪的碧草，有青葱的嘉樹，有如夏天海面潏然湧起的輕雲似的假山石，更有許多難以名狀的奇花異卉，和蝴蝶同去的美麗蟲豸們。便占據了當做自己的家，大家遊戲，頗不寂寞。

小小銀翅蝴蝶，朝吸花液，夕眠花叢，她翅上的銀粉，一日燦爛似一日。有時她繞着花枝跳舞，翅兒映了太陽，閃閃發亮，有如珍珠的光輝。

園裏住着的有金碧輝煌像披了孔雀斃的大蝴蝶，綠質紅章的鸚鵡蝴蝶，細腰而輕婉的黃蜂，通明綠玉鏤成翅兒的蜻蜓，小小銀翅蝴蝶，側身其間，真覺得樸陋可憐，但因為她生得這樣嬌小，性情又溫和，園裏的蟲豸們，對她便起了羨慕之心。

最先是抱着柳條唱歌的蟬走來對她說；

——呵！美的小蝴蝶，允許我愛你麼？我餐風飲露，品格素稱清高，而且我又是個詩人，當我高吟時，池水聽了爲之凝碧不流，夕陽也戀戀不忍西下，我如能做你的伴侶，願意朝夕唱歌你聽。

蟬雖極力<sup>說</sup>自己介紹了一番，小小銀翅蝴蝶，却搖了搖頭說道；——你果然很高雅的，但是——但是我未到這裏之前，已經同蜜蜂定了婚約了。

蟬聽了大爲失望，嗤然一聲，曳着殘聲，飛過別枝去了。

蠹魚蝕倦了書，偶然伸頭卷外，見了這小小銀翅蝴蝶，不覺心裏一動，就爬出書卷，搖搖擺擺的走到她前。

看哪！可愛的蝴蝶，我是一個學者，平生曾著（蛙）過等身的書，——不止三食神仙字哩。愛我罷，我的手將攜着你的手，我的白袍，將與你的銀翅相輝映。

蝴蝶見他那塗滿了白堊粉的長袍，和曳在衣裙上的三根博士帶，不覺暗暗好笑，她回答道；

——罷罷，學者先生，安心著你的書去罷，我不能允許你的要求，因為我已經有了情人咧。

蠹魚不得要領的回去後，別的求愛者又來了幾個。但都不成功，所以以後就無人來了。

螞蟻因為居處與蝴蝶相近，拜會她幾回，別人就傳蝴蝶要和他做

朋友了，其實螞蟻並無別的意思，蝴蝶也不過賞其勤敏，時常同他談話而已。

草裏的綠蜥蜴，偶然在蝴蝶前走過，把尾巴搖了幾搖，蝴蝶以爲他是來咬她的，不覺驚叫了一聲，蜥蜴慌忙跑了。但因此大受衆蟲的譏嘲，羞得他潛藏在虎紋石下，足足有三天，沒有到外邊洗日光浴。

蝴蝶後來知道這件事，很是懊悔，她說蜥蜴外貌似乎難看，性情却極溫良，我不該驚動衆蟲，教他過不去，聽說後來蜥蜴也同她諒解了。

人問她和蜜蜂的愛情如何？蝴蝶說還沒有同他會過面呢。

——那末，你爲什麼要對他這樣忠實？別的蟲們很奇訝的問。

——我們的婚約，是母親代定的，我愛我的母親，所以也愛他，蝴蝶



微笑着回答。

(一一)

小小銀翅蝴蝶沒有事的時候，常坐了一片花瓣的船，在湖中游泳。湖中有許多蓮花，在那裏她認識了一對蜻蜓夫婦，和一匹淡黃色的飛蛾。

蛾兒會講故事，又會吐出雪亮的絲，做成精巧的小繭，人們稱他爲藝術家。

蝴蝶到湖上游過幾次，和他們漸漸熟習了，說也奇怪，以後蝴蝶每到湖上去，飛蛾就在湖邊等她，好像有成約似的。也不知他有什麼法術，能殼如此。

一夜兩個又在湖上相遇。

那是一個景色醉人的春夜，草中羣蛙亂鳴，空中也飄蕩着夜鶯的歌聲，流螢如織，上下飛舞，影兒映在水裏，閃爍不定，辨不清是空中的螢光，還是水中的螢光，綠沈沈的樹影，浸在波間，湖水更碧得可憐了，現在更合了這無數螢光，好像是夜的女王，披了簫滿金剛鑽藍天鵝絨的法服，姍姍出現。

兩片花瓣的船兒，相並地在湖中漾着，月兒御了金輪，飄飄走出雲海，將幽美的光輝傾瀉在湖面上，立刻幻出一個美妙神秘的世界。風過去，帶來一陣陣紫丁香的芬芳——那是岸上人家園裏的，——和沁人心田的涼意，輕輕驅去人們眼皮上的瞌睡。

蝴蝶將一枝櫻草，代槳划她的小船，鑲了月光的微波，如櫛櫛銀雲，隨槳湧起，漸漸散開去，又漸漸聚攏來，微波也似乎戀着蝴蝶的影兒，不忍流去呢。

——今天晚上，你又有什麼好聽的故事，請講個我聽罷，黃蛾先生。  
——今夜沒有故事可講了，因為我所有的都講完了囉。也罷。我且講一個，這故事却是我親自閱歷的，如果你不嫌煩膩，我就說了。

——是你自己的故事嗎？那定然更親切有味了，快講罷，我要趁月兒未落到湖心之前，掉舟回去呢。蝴蝶催着說。

於是蛾撚一撚他那兩撇清朗的小觸鬚，開始講他自己的故事；人們所讚美的是『攻克』，如聖彌惜在波浪掀天的大海中斬除毒龍，赫扣斯殺死七頭蛇，隱者們巖棲穴處，克服他們自己的肉體，但我以為都不足道，最有價值的事；是怎樣去克服情人的心。

人們所崇拜的是『冒險』如哥崙布冒險尋得新大陸，許多游歷家，冒險去探南北極，希望發現些什麼，在我也以為然的，我以為世間最勇敢的行為；是冒險去探求情人心中的秘密。

我愛美，慕光明，爲了愛美，我曾做繭縛住自己，經歷無邊的苦悶，你是聽見過了，爲了慕光明，幾乎喪了生命，恐怕還沒人知道呢。

我後來果然戀愛了一個人，她是點在金缸上的一種青燄。

夜間她在屋裏亮起來了，我就在蘭窗外徘徊，窺望她的情影。

一夜，我又飛在窗外，隔了一層碧紗，見我的情人，光彩煥發，

美麗如青蓮華。我知道她雖美，却很危險的，近她的人，都有焚身之禍，但是我是生性好冒險的，我要冒險去探一探她的心，是否愛我？我鼓起勇氣，飛進紗窗，——她果然是被我攻克了，然而我呢，暈倒在金缸之下了。

醒過來時，我已被擲在窗外；發現我的翅兒和心都灼傷了。

飛蛾說到這裏，鼓起他淡黃如新月的翅兒，月光下。蝴蝶看見

那翅面上，有焦黑的斑點，恰似玳瑁上的花紋，蛾說，這是『愛的傷痕』。

蛾講完他的故事，又接着說道；

——我的心灼傷還沒痊愈呢，但是，我現在又墮入一個新的冒險運命中了。呵！如果我能博得我所愛者的歡心。我願意讓我的心再燃燒一度。』說罷，將憂鬱的眼光，望着蝴蝶，並且幽幽地嘆了一口氣。

蝴蝶懂得他的意思了，她臉上驀然飛來一陣紅霞，垂下她的頭，藏在兩個翅子中間，如一葉經人手觸的含羞草。那晚蝴蝶回來之後，從此不再到湖上去了。

(三)

碧海青天中，月兒夜夜吐她的幽輝，春風裏，月月紅時時展開

笑靨，小小銀翅蝴蝶，到湖的西邊來，忽忽間已見了三度月圓，三回花的開謝了。

現在，是綠暗紅稀的暮春天氣，雙飛的紫燕，在畫樑上築了巢，生了一羣雛燕，柏樹上的慈鳥，也將了八九子，荷底交頸的鴛鴦，溪邊同飛的翡翠。自不必說，而園中鸚鵡，蝴蝶等，也漸漸作對紛飛，只有小小銀翅蝴蝶，仍然是孤獨的。

花之朝，月之夕，她的純潔心靈上未常不生一種輕微的難以言說的惆悵。

呵！落紅如雨，春光已將遲暮了！

一天，她飛到一帶樹林中，尋取花汁，林中野花下，有一羣青蠅，正在大喫大喝，開俱樂部。

蝴蝶取了花汁之後本已起身飛回，但飛了幾步，還有些口渴，便

又折轉來。但這次她是從花的後方飛進去的，沒有給青蠅們看見。她才歇在一朵花上，就聽見青蠅們正在說話，似乎是議論她自己，她就釘住不走了，

青蠅甲 剛才飛過去的，是那邊花園裏的銀翅蝴蝶，我認得她。

青蠅乙 爲什麼她總是獨自飛來飛去？

青蠅甲 愛她的也很多，但她總不理會，有點假撇清哩。

青蠅丙 難道她是抱獨身主義麼？

青蠅甲 不是，聽說已與人定有婚約了。

青蠅乙 她的未婚夫是誰？現在何處？

青蠅甲 這可不知道，聽說在山那邊學習工藝呢。老金剛從那邊來，總該知他。』他說着就指着對面坐着的大金頭蠅。

衆 蠅 老金，你知道銀翅蝴蝶的未婚夫麼？我們倒想聽聽他的

事。

金頭蠅 我也不認識他，不過山那邊的人，時常對我談起他罷了。

衆 蠅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？

金頭蠅 很聰明的少年，工藝也學得不錯，在昆蟲中總算是出類拔萃的了。不過聽見說性情頗爲孤冷呢。

青蠅甲 蜂們的性格總是有些孤冷的，那邊園裏的黃蜂姊妹，美雖美，却凜若冰霜，大家都不敢親近她們。

青蠅乙 蜜蜂是有刺的，是不是？

青蠅甲 自然，黃蜂也是有刺的，園裏黃蜂姊妹，誰誤觸她一下，她就給你碰一個大大的釘子。

衆 蠅 大笑

青蠅丁 不過蜜蜂現在爲什麼不來同蝴蝶結婚呢？



金頭蠅 不知道，總之那蜜蜂也未必來罷，他是工藝家，講究實用，我看他或者會愛能吐絲織繭的蠶，紡織的絡緯，而不愛這銀翅蝴蝶，因為她太輕浮無用罷了。

青蠅丙 這也不錯，蝴蝶自以為富於文采，我看她們真不值一錢，她們還瞧不起我們哩。就是這個銀翅蝴蝶，不過錢大，也居然輕狂得很，將來教蜜蜂好好的扎她幾針，我才痛快。

衆 蠅 又大笑

在蠅們的嗡嗡笑聲中，野花叢裏，颯然有聲，有個影兒，一閃就不見了。但蠅們並不注意，仍然談笑喫喝，繼續他們的盛會。

(四)

那天蝴蝶在樹林中悄悄地飛回之後，心裏非常不樂，蜜蜂果然是

這樣一位人物麼？他是不愛我們蝴蝶，以爲是浮華的麼？她自願翹上美麗的銀粉，很愛惜自己的文章，但是這有什麼用呢？在蜜蜂的眼裏；還不如蠶的絲，絡繹的絲車聲呀！她想了又想，一面不信青蠅們的話，一面對於蜜蜂也有些不放心。

到後來，她想，好罷，我雖不能到他那邊去，但可以教他到我的這裏來，他來之後我就可以知道他的性情，他也會知道我的性情，雙方卽有缺點，感情融洽之後，也就不覺得了。

小小銀翅蝴蝶，本是富於情感的，她推己及人，以爲蜜蜂也和她一樣，她理想只要寫一封信去，就可以將蜜蜂叫來。並沒有想到他或者不能來的苦衷。

她寫信之後，就忙着收拾妝奩，以爲結婚的預備，她榨取紫堇花的香水，掃下牡丹的花粉，用燦爛的朝陽光線，將露珠穿成項圈，借

春水的碧色，染成鋪地的苔衣。朋友們見她整日喜孜孜的忙東忙西，都覺得奇怪，逼問理由，蝴蝶瞞不過只得實說道我不久要結婚了。大家忙與她道喜，並爭送賀禮；黃蜂姊妹送她一朵金盞花，說將來好和蜜蜂喝交杯酒。螳螂夫人送她幾枝連理草，說可以做他們的衣帶，胖得肚皮圓圓的大蜘蛛，送她銀絲髮網。也有送喫的東西的；如醃醬花，麝香罌麥……大家取笑說將來可作廚下調羹的材料。

蝴蝶沒有忙完，蜜蜂的回信已來了，裏面只這樣寥寥的幾句；

——我現在工藝還未學畢，不能到你這裏來，而且現在也不是我們講愛情的時候。

小小銀翅蝴蝶，性情本極溫柔的，這回她可改變了，大大的改變了，她讀完那封信，羞憤交併，心裏像有烈火燃燒着似的，她並非因蜜蜂不來而失望，只恨蜜蜂不該拿這樣不委婉的話拒絕她，損貶了

她女兒的高傲。而且園裏的昆蟲，都知道蜜蜂是要來的，現在人家再問，用什麼話回答呢？人家豈不要笑她空歡喜一場麼？呵！蜜蜂這一來，不但真無愛情，簡直將一種大侮辱加於她了！

她自到湖的西邊以來，拋擲多少機會，拒絕多少誘惑，方得保全了自己的愛情，她要將這神聖芳潔的愛情，鄭重地贈給蜜蜂，誰知他竟視同無物，這是那裏說起的事？現在，她恨蜜蜂達於極點了，嘆！他爲什麼尚未見面，就給她一針，而且這一針直扎穿了她的心！

她停在花上，銀色的雙翅，不住顫顫的地發抖，打着花瓣，發出一種輕微的調和的樂音，如風裏落花之幽嘆，如繁星滿空的夜中，秋在夢中之呼吸，那是蝴蝶憤怒和悲傷的表示。

湖畔女貞花下，有許多螻蛄，穿穴地底，建立了一座修道院，這地穴雖陰森森的不見天日，然而他們却很滿意的住在當中。有一條紫蚓，住在這修道院的隔壁，她說將來也要和螻蛄們同住的，大家稱她爲紫蚓女士。

紫蚓上食槁壤，下飲黃泉，於世無營，與人無爭，有時半身鑽出泥土，看看外邊的世界，但她道念極堅，毫無所動，夜間常宣梵貝，禮讚這永久的宇宙。

人們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時，本來不容易消釋，至於這痛苦是關涉愛情的，自然更是難堪，不知什麼時候，我們的小小銀翅蝴蝶，竟生了厭世觀念了，而且不知什麼時候，她和紫蚓認得了。紫蚓常常引她參觀螻蛄們的社會，又常常勉慰她道；

愛情是極虛偽的東西，是極可咀咒的魔的誘惑，我們爲什麼要

陷溺其中呢？你現在受了這樣大的痛苦，應當知道牠的害處了。我勸你快忘了你那蜜蜂，也不要更在這繁華的世界裏鬼混，你快來，快到我這裏來，我們這裏有大大的好處呢。你覺得我和螻蛄們的服裝，非黑即紫，有如持喪麼？是的，但我們將衣被永生的光輝，你以為我們住在海底爲苦麼？是的，但我們的希望，在將來的天上。

我也知道你生性是愛花的，然而我們這裏並非沒有花，你可以愛銀百合，學她的純潔，你可以愛紫羅花，學她的謙下，你可以愛紅玫瑰學她的芳烈……

紫蚓女士的話，說得如此懇切，蝴蝶也爲她感動了，於是同她成了摯友，時常和她談心，當她夜間煩惱不寐時，聽了紫蚓清揚的誦經聲，心裏就寧靜些。

但聽了幾天之後，蝴蝶對於紫蚓和螻蛄的生活，開始厭倦起來。

一天她飛來對紫蚓說道；我現在要別你而去了。我自從到你們這邊來忽忽過了一個春天了，很想念我的故鄉——湖的東邊，——要回去看看呢。

——貴鄉不是年年飛蝗爲患麼？那裏沒有這邊寧靜呵！而且你修道的事情……

——我也知道我的故鄉，沒有你們這裏好，但我的家在那裏，我總是愛她的。至於螻蛄的生活，我還沒有開始試驗，然而我已經覺得與我不相宜的了。我們蝴蝶的生命，全部都是美妙輕婉的詩，便是遇到痛苦，也應當有哀豔的文字。我以後要將我的情愛；托之於芙蓉寂寞的輕紅，幽蘭啼露之眼，更托之於死去的銀白色月光，消散了桃色的雲，幻滅的春夢，春神豎琴斷弦上所流出的哀調。

紫蚓還想挽留，蝴蝶不等她開口，將她那管形的喙，在她頭上輕

輕觸了一下，算是一個最後的別禮，竟翩翩翻翻的飛去了！

(六六)

這篇故事，已經到了快要完結的時候了，我所要告訴讀者是；這故事的收局是團圓的，雖然有點像沿襲了濫惡小說的俗套，但事實如此，也不必強為更改了。而且有好心的讀者們，如果你讀了這個故事，對於這歷盡苦辛的小小銀翅蝴蝶起一點兒同情，想不至於為滿足你文學的趣味，而希望她更得一個悲慘的結果呵。

至於那小小銀翅蝴蝶，如何回到她的故鄉，如何無意間與蜜蜂相遇，如何彼此消除了從前的誤會，那都是無謂的筆墨，可刪的繁文，我也不願意將她寫在這裏。一言蔽之；他們後來是結了婚了。

結了婚了。而且過得很幸福，他們所居之處，不在天上，不在人



間，只在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，那裏也有許多花，蜜蜂構起一個窠，和蝴蝶同住，兩個天天醉衆芳之醇液，採百花之菁華，釀出了世間最甜最甜的蜜。

他們現在是互相了解了。從前的事重提起來，只成了談笑的資料。有時蜜蜂也問蝴蝶道我那時因工業不會學成，以爲不是結婚的時候，所以老實的告訴你，爲什麼竟教你那樣傷心，我到今還不明白呢。

蝴蝶說你不來，我並不怪你，不過你的信，不該那樣措辭。

蜜蜂道；奇了，我的信有什麼不好之處？我的思想是受過多年科學訓練的，只知花粉刷下來就做成臘，花液吸出來就釀成蜜，如人們所謂二五相加卽爲一十的。我不能到你那裏，就直截了當的說我不能到你那裏罷了。難道一定要學人間文學家肉麻麻的喊道；

……愛人啊！我蒙了你的寵召之後，喜得心花怒開，連覺都睡不成了，我本來恨不生兩個翅膀，飛到你那裏，但是……

那樣說才教你滿足麼？

蝴蝶道自然要這樣才好，這也是修辭之一法。

蜜蜂大笑道；

——這也是我永遠不懂你們文學家頭腦的地方！

以上道小敵敵之乃精誠女性和康居愛遠事  
的一小波浪，

## 我們的秋天

扁豆

『多少時候，沒有到菜圃裏去了，我們種的扁豆，應當成熟了罷？』康立在涼臺的欄邊，眼望那絡滿了荒青老翠的菜畦，有意無意的說着。

誰也不會想到暑假前隨意種的扁豆了，經康一提，我恍然記起，『我們去看看，如果熟了，便採擷些來煮喫，好嗎？』康點頭，我便到廚房裏拿了一只小竹籃，和康走下石階，一直到園的北頭。

因無人治理的緣故，菜畦裏長滿了雜草，有些還是帶刺的蒺藜，扁豆牽藤時我們曾替牠搭了柴枝做的架子，後來藤蔓重了，將架壓

倒，牠便在亂草和蒺藜裏開花，並且結滿了離離的豆莢。

折下一枝豆莢，細細賞玩，造物者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呵！他不但對於鮮紅的蘋果嬌豔的櫻桃，絳衣冰肌的荔枝，着意渲染；便是這小小一片豆莢，也不肯掉以輕心的。你看這豆莢的顏色，是怎樣的可愛，尋常只知豆莢的顏色是綠的，誰知這綠色也大有深淺，莢之上端是濃綠，漸融化為淡青，更抹三層薄紫，便覺潤澤如玉，鮮明如寶石。

我們一面採擷，一面談笑，愉快非常，不必為今天晚上有扁豆喫而愉快，只是這採擷的事實可愉快罷了，我想這或是蠻性遺留的一種，我們的祖先——猿猴——尋到了成熟的榛栗，呼朋喚類的去採集，預備過冬，在他們是最快活的，到現在雖然進化為文明人了，這性情仍然存在。無論大人或小孩子，——自然孩子更甚，逢到收穫果

蔬，總是感到特別興趣的，有時候，拿一根竹竿，偷打鄰家的棗兒，喫着時，似乎比叫僕人在街上買回的鮮果，還要香甜呢。

我所稟受的蠻性，或者比較的深，而且從少在鄉村長大，對於田家風味，分外繫戀；我愛於聽見母雞閣閣叫時，趕去拾她的卵，我愛從沙土裏拔起一個一個的大蘿蔔，到清水溪中洗淨，兜着回家，我愛親手掘起肥大的白菜，放在瓦鉢裏煮。雖然不會擠牛乳，但喜歡農婦當着我的面擠，並非怕她背後攪水，只是愛聽那迸射在冰鐵桶的啞啞聲，覺得比雨打枯荷，更清爽可耳。

康說他故鄉有幾畝田，我每每勸他回去躬耕，今天摘着扁豆，又提起這話，他說我何常不想回去呢；但時局這樣的不安寧，鄉下更時常鬧土匪，鬧兵災，你不怕麼？我聽了想起我太平故鄉兩次被土匪潰兵所蹂躪的情形，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

(二) 畫

自從暑假以來，髣髴得了什麼懶病，竟沒法振作自己的精神，譬如功課比從前減了三分之一，以為可以靜靜兒的用點功了，但事實却又不然，每天在家裏收拾收拾，或者踏踏縫紉機器，一天便混過了，睡在牀上的時候，立志明天要完成什麼稿件，或者讀一種書，想得天花亂墜似的，幾乎逼退了睡魔，但清早起牀時，又什麼都煙銷雲散了，

康屢次在我那張畫稿前徘徊，說閒架很好，不將她畫完，似乎可惜。昨晚我在園裏，看見樹後的夕陽，畫興忽然勃發，趕緊到屋裏找畫具！呵，不虞，畫布蒙了兩個多月的塵，已變成灰黃色，畫板，塗滿了狼籍的顏色，筆呢，縱橫拋了一地，鋒頭給油膏凝住，一枝枝硬如

鐵鑄，再也屈不過來。

今天不能畫了，明天定要畫一張，連夜來收拾；筆都浸在石油裏，刮清了畫板，拍去了畫布的塵埃，表示我明天作畫的決心。

早起到學校授完了功課，午膳後到街上替康買了做襯衫的布料，歸家時早有些懶洋洋的了。傍晚時到涼臺的西邊，將畫具放好，極目一望，一輪金色的太陽，正在晚霞中漸漸下降，但他的光輝，還像一座洪爐，噴出熊熊烈燄，將鴨卵青的天，煨成深紅。幾疊褐色的厚雲，似鑪邊堆積的銅片，一時尙未銷鎔，然而雲的邊緣，已被火燃着，透明如水銀的融液了，我拿起筆來想畫，呵，雲兒的變化真速，天上沒有一絲風，——樹葉兒一點不動，連最愛發抖的白楊，也靜止了，可知天上確沒有一絲風——然而他們像被風捲颺着推移似的，形狀瞬息百變，才氤氳蒼鬱的從地平線裊裊上升，似乎是海上湧起的

幾朵奇峯，一會兒又平鋪開來，又似幾座縹緲的仙島，島畔還有金色的船，張帆在光海裏行駛。轉眼間仙島也不見了，却化成滿天燦爛的魚鱗，崛強的雲兒呵，那怕你會變化，到底經不了烈燄的熱度，你也銷鎔了！

夕陽愈向下墜了，愈加鮮紅了，變成半輪，變成一片，終於突然的沈了，當將沈未沈之前，淺青色的霧，四面合來，近處的樹，遠處的平蕪，糊糝融成一片深綠，被臙脂似的斜陽一蒸，碧中泛金，青中暈紫，蒼茫眩麗，不可描擬，真真不可描擬，我平生有愛紫之癖，不過不愛深紫，愛淺紫，不愛本色的紫，愛青蒼中薄抹的一層紫，然而最可愛的紫，莫如映在夕陽中的初秋，而且這秋的奇光變滅得太快，更教人戀戀有『有餘不盡』之致，荷葉上飲了虹光將傾瀉的水珠，垂謝的薔薇，將頭枕在綠葉間的暗泣，紅葡萄酒中隱約復現的青春之



夢，珊瑚枕上臨死美人唇邊的微笑，拿來比這時的光景，都不像，都太着痕迹。

我拿着筆，望着遠處出神，一直到黃昏，畫布上沒有着得一筆！

### (三) 書廚

到學校去上課時，每見兩廊陳列許多家具，似乎有人新搬了家來。但陳列得很久了，而且家具又破爛者居多，不像搬家的光景，後來我想或者學校修理儲藏室的牆壁地板，所以暫將這些東西移出來，因此也就沒有注意。

一天早晨正往學校裏走，施先生恰站在門口，見了我就含笑問道；

——Mrs. C. 你願意在這裏買幾件合意的東西嗎？』

——這些東西，是要買的麼，誰的？我問。

——學校裏走了的西教授們的，因為不能帶回國去，所以託學校替他們賣，頂好，你要了這隻梳妝臺，』他指着西邊一只半舊的西式妝臺說。

——妝臺我不需要，讓我看有甚麼別的東西。我四面看了一轉，看見廊之一隅，有四只大小不同的書櫥，磊落的排在那裏。我便停了脚步，仔細端詳。

雖然顏色剝落，玻璃破碎，而且不是這只折了脚，便是那只脫了板，正如破廟裏的偶像，被雨淋日炙得盔破甲穿，屹立朝陽中，愈顯出黯淡的神氣，但那櫥的質料，我認得的，是重沈沈的杉木。

——買只書櫥罷，施先生微笑，帶着愆愆的口氣。

書櫥，呵，這東西真合我的用，我沒有別的嗜好，只愛買書，一年的薪俸，一大半是散給了，一小半是化在書上。屋裏洋裝書也有，

線裝書也有，文藝書也有，哲學書也有……書也有。又喜歡在大學圖書裏借書，一借總是十幾本，弄得桌上，牀上，箱背上，窗沿上，無處不是書。康打球回來，疲倦了倒在躺椅上要睡，褲子下墊着什麼。抗得腰生疼，掀起一看；是兩三本硬書面，拖過椅子來要坐，嘩刺一聲響，書像空山融雪一般，瀉了一地。他每每發惱，說；我總有一天學秦始皇，將你的書都付之一炬！

櫥房裏一只大木架，移去了瓶罐，抹去了煙煤，拿來充書架，皮不下，還有許多散亂的書，揀不看的書，裝在箱子裏了沒用，新借來的書，又積了一大堆。

這非添書櫥不可的了，然而S城，很少舊木器鋪，定造新的罷，和匠人討論樣式，也極煩難，你說得口發渴，他還是不懂，書櫥或者會做成碗櫥。

施先生一提，我的心怦然動了，但得回去與康商量一聲，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商量一下的。

回家用午膳時，趁便對康說了，康說那隻櫥，他也看見過，已經太舊了，他不贊成買，我也想那櫥的缺點了；折脚不必論，太矮，不能裝幾本書，想了一想，便將買她的心冷下來了。

過了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罷，一天下午，我從外邊歸家，見涼臺上擺了一架新書櫥，扇扇玻璃，反射着燦爛的日光，黑漆的顏色，也亮得耀眼，並有新鋸開的油木氣味，觸人鼻觀。

前幾天的事，我早已忘了，那裏來的這一架書櫥呢？我沈吟着問自己，一個匠人走過來對我說道；

——這是吳先生教我送來的。

——吳先生教你送到這裏來的嗎？別是錯了。

——不會錯。吳先生說是莊先生定做的。

——沒有的事，一定沒有的事，莊先生決不會定做這頂櫥——我沒有聽見他提起，必定大學裏，另有一個莊先生，你纏錯了。

一番話教匠人也糊塗起來了，結果他答去問吳先生，如果錯了，明天就來抬回去。

晚上康回來。我說今天有個笑話，一個木匠錯抬了一頂書櫥，到我們家裏來。

——呵呀！你會教他抬去麼？

——沒有，他說明天來抬。

——來！來！讓我們把牠扛進書齋，『康捲起袖子。

——怎麼？這櫥……

——親愛的，這是我特別爲你定做的。』康輕輕的附了我的耳說。

(四) 瓦盆裏的勝負

我們小園之外，有一片大空地，是大學附中的校基，本來要建築校舍的，却爲經費支絀的緣故，多年荒廢着，於是亂草荒萊，便將這空場當了滋蔓子孫的好領土，繼長爭雄，各不相讓，有如中國軍閥之奪地盤。蓬蒿族大丁多，而且長得又最高，終於得了最後的勝利，不消一個夏天，除了山芋地外，這十餘畝的大場，完全成了蓬蒿的國了。歎羨勢利的野葛呀，瘦藤呀，不管蓬蒿的根柢如何脆薄，居然將他們當做依附的主人，爬在枝上，開出纖小的花，輕風一起，便笑吟吟點頭得意。

夏天太熱，我多時不到園外去，不久。那門前的一條路，居然密密蒙蒙的給草萊塞斷了。南瓜在草裏暗暗引蔓抽藤，布下絆索，你若

前進一步，絆索上細細的狼牙倒鬚鉤，便很命的鈎住你的衣裳，埋伏的荆棘，也趁機舞動銛利的矛，來刺你的手，野草帶芒刺的子，更似亂箭般攢射在你的脛間，使人感受一種介乎痛與癢之間的刺激。這樣四面貼着無形的『此路不通』的警告，如果我沒有後門，便真的成了草萊的 Prisoniere 了。

因此想到富於幽默趣味的古人，要形容自己的清高，不明說他不願意和世人來往，却專拿門前的草萊做文章，如晏子的『堂上生蓼藿，門外生荆棘』孔淳之的『茅屋蓬戶，庭草蕪徑』教人讀了，疑心高人的屋，完全葬在深草中間。現在我才知道他們扯了一半的謊，前門長了草，後門總可通的，沒有後門，不但俗士不能來；長者之車，也不能來了。而且高士雖清高，倒底不是神仙，不能不喫飯，如真『三徑就荒』糴米汲水，又打從那裏出入？

康從北京回來，天氣漸涼，蓬蒿的盛時，已經過去了。攀附他們的野藤花，也已憔悴可憐，我們有時到園外廣場上遊玩，看西墜的夕陽，和晚霞中的塔影。

草裏蚱蜢蟋蟀極多，我們的腳觸動亂草時，便浪花似的四濺開來。記得去秋我們初到時，曾熱心的養了一回蟋蟀。草裏的蟋蟀，軀體較尋常者爲魁偉，而且有翅能飛，據說是草種，不能打架的，果然他們禁不起苦鬪，好容易撩撥得開牙，鬪一兩合便分出輸贏了，輸的以後望風而逃，死也不肯再打。我小時曾見哥哥們鬪蟋蟀，一對小戰士，鋼牙互相鉤着，爭持總是好半天，打得激烈時，能連接翻十幾個筋斗，那狀況真有可觀。

我們沒法搜尋好蟋蟀，而草種則園外俯拾即是，所以居然養了十來匹，那時吳秀才張鬚帥正在南口與馮軍相持，而蔣介石也在積極北



伐，我們的瓦盆，照南北各軍將領的名字，編成了三種號碼。我是傾向革命軍的，我的第一號盆子，貼了蔣總司令四字，其餘則爲唐生智何應欽等。康有一匹蟋蟀，本來居於張作霖的地位，但很利害，不惟打敗了阿華的馮煥章，連我的蔣介石，都抵敵不住，我氣不過，趁康出去時，將他的換了來，於是我的蔣總司令，變了他的張大帥，他的張大帥，變了我的蔣總司令，康後來覺察了，大笑一陣，也就罷了。

將蟋蟀來比南北軍人的領袖，我自己知道是很不敬的，但中國的軍人？除蔣氏等外誰不似這草種的蟋蟀，他們的戰爭，那一次不像這瓦盆裏的勝負呢？

(五) 小湯先生

我們的好鄰居湯君夫婦於暑假後遷到大學裏去了。因爲湯夫人養

了一個男孩，而他們在大學都有課，怕將來照料不便，所以搬了去。今天他們請我和康到新居喫飯，我們答允，午間就到他們家裏。

上樓時，湯夫人在門口等候我們，她產後未及一月，身體尙有些軟弱，但已容光煥發，笑靨通人，一見就知道她心裏有隱藏不得的歡樂。

坐下後，她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，說是美國新出的嬰兒心理學，我不懂英文，但看見書裏有許多影片，由初生嬰兒到兩歲時爲止，凡心理狀態之表現於外的，都攝取下來，按次序排列着。據說這是著者自己兒子的攝影，他實地觀察嬰兒心理而著爲此書的。又有一本皮面金字的大冊子，湯夫人說是她阿姑由美國定做寄來，專爲記錄嬰兒生活狀況之用，譬如某頁粘貼嬰兒相片，某頁記嬰兒第一次發音，某頁記嬰兒第一次學步，以及洗禮，聖誕，恩物，爲他來的賓客……都分門別

類的排好了，讓父母記錄。我想這嬰兒長大後，翻開這本冊子看時，定然要感到無窮的興味，而且藉此知道父母撫育他的艱難，而生其愛親之心，這用意很不錯，中國人似乎可以效法。

嬰兒哺乳的時候到了，我笑對湯夫人說，我要會會小湯先生，她欣然領我進了她的寢室，這室很寬敞，地板拭得明鏡一般，向窗處並擺了兩張大牀，淺紅的窗幃，映着青灰色的牆壁和雪白的牀單，氣象溫和而嚴潔。室中也有一架搖籃，但是空的，小湯先生睡在大牀上。

掀開了花絨毯子和粉霞色的小被，我已經看見了乍醒的嬰兒的全身，他比半個月前又長胖了些。稀疏的淺栗色髮，半覆桃花似的小臉，那兩只美而且柔的眼，更蔚藍得可愛，屋裏光線強，他又初醒，有點羞明，眼才張開又闔上，有如顫在曉風中的藍罌粟花。

湯夫人輕輕將他抱起來，給他乳喝，並且輕輕的和他說着話，那

聲音是沈綿的，甜美的，包含無限的溫柔，無限的熱愛，她的眼看着嬰兒半閉的眼，她的魂靈似乎已融化在嬰兒的魂靈裏。我默默的在旁邊看着，幾乎感動得下淚，當我在懷抱中時，母親當然也同我談過心，唱過兒歌使我睡，然而我記不得了，看了她們，就想自己的幼時，並想普天下一切的母子，深深了解了偉大而高尚的母愛。

記得湯夫人初進醫院時，我還沒有知道，我一晚，我在涼臺上乘涼，湯先生忽然走過來，報告他的夫人昨日添了一個孩子。

我連忙道賀，他無言只微笑着鞠躬。

又問是小妹妹呢，還是小弟弟，他說是一個小弟弟。我又連忙道賀，他無言只微笑着又一鞠躬。

在這無言而又謙遜的鞠躬之中，我在他眼睛裡窺見了世界上不可比擬的歡欣，得意。

現在又見了湯夫人的快樂。

可羨慕的做父母的驕傲呵！有什麼王冠，可以比得這個？

一路回家，康不住的在我耳邊說道；我們的小鴿兒？喂！我們的小鴿兒呢？

### （六）金魚的劫運

S城裡花園甚多，足見花兒的需要頗廣，不但大戶人家的亭，要花點綴，便是蓬門華竇的人家，也常用土盆培着一兩種草花，雖然說不上什麼紫姹紅嫣，却也有點生意，可以潤澤人們枯燥的心靈。上海的人，住在井底式的屋子裏，連享受日光，都有限制的，自然不能說到花木的賞玩了，這也是我愛S城，勝過愛上海的原因。

花園裏兼售金魚，價錢極公道；大者幾角錢一對，小的只售銅元

數枚。

去秋我們買了幾對二寸長短的金魚，養在一口缸裏，有時便給麵包屑牠們喫，但到了冬季，魚兒時常沈潛於水底，不大浮起來，我記得看過一種書，好像說魚類可以餓幾百天不死，冬天更是蟲魚蟄伏的時期，照例是斷食的，所以也就不去管牠們。

春天來了，天氣漸漸和暖，魚兒在嚴冰之下，睡了一冬，被溫和的太陽喚醒了潛伏着的生命，一個個圍圍洋洋，浮到水面，揚鰭擺尾，游泳自如，日光照在水裏，閃閃的金鱗，將水都映紅了。有時我們無意將缸碰了一下，或者風飄一個榆子，墜於缸中，水便震動，漾開圓波紋，魚們猛然受了驚，將尾迅速的抖幾抖，一翻身鑽入水底，可憐的小生物，這種事情，在牠們定然算是遇見大地震，或一顆隕星！

康到北京去前，說暑假後打算搬回上海，我不忍這些魚失主，便送給對河花園裏，那花園的主人，表示感謝的收受了。

上海的事沒有成功，康只得仍在S城教書，聽說魚兒都送掉了，他很惋惜，因為他很愛那些金魚。

在街上看見一只玻璃碗，是化學上的用具，質料很粗，而且也有些缺口，因想這可以養金魚，就買了回來，立刻到對河花園裏買了六尾小金魚，養在裏面。用玻璃碗養金魚，果比缸有趣，擺在几上，從外面望過去，綠藻清波，與紅鱗相掩映，異樣鮮明，而且那上下游泳的魚兒，像游在幻鏡裏，都放大了幾倍。

康看見了，說你把我的魚送走了，應當把這個賠我，動手就來搶，我說不好搶，放在這裏，大家看玩，算做公有的豈不是好，他又道不然，他要拿去養在原來的那口大缸裏，因為他在北京中央公園裏

看見斤許重的金魚了，現在，他立志也要把這些金魚養得那樣大。

魚兒被他強奪去了，我無如之何，只得恨恨的說道；『看你能不能將牠們養得那樣大？那是地氣的關係，我在南邊，就沒有見過那樣大的金魚。』

——看着罷！我現在學到養金魚的秘訣了，麵包不是金魚適當的食糧，我另有東西喂牠們。

他找到一根竹竿，一方舊夏布，一些細鐵絲，做了一個袋，忽忽忙忙的出去了，過了一刻，提了濕淋淋的袋回家，往金魚缸裏一攪，就看見無數紅色小蟲，成羣的在水中抖動，正像黃昏空氣中成團飛舞的蚊蚋，金魚往來吞食這些蟲，非常快樂，似人們之得享盛餐——

呵！這就是金魚適當的食糧！

康天天到河裏撈蟲喂魚，魚長得果然飛快，幾乎一天改換一個樣



兒，不到兩個星期，幾尾寸餘長的小魚，都長了一倍，有從前的魚大了，康說如照這樣長下去，只消三個月，就可以養出斤重的金魚了。每晨，我如起牀早，就到園裏散步一回，呼吸新鮮的空氣。有一天，我才走下石階，看見金魚缸上立着一只烏鴉，見了人就翩然飛去。樹上另有幾個鴉，啞啞亂噪，似乎在爭奪什麼東西，我也沒有注意，在園裏徘徊了幾分鐘，就進來了。

午後康撈了蟲來喂魚。

——呀！我的那些魚呢？』我聽見他在園裏驚叫。

——怎麼？在缸裏的魚，會跑掉的嗎？

——一匹都沒有了！呵！缸邊還有一個——是那個頂美麗的金背銀肚魚，

但是尾巴斷了，殭了，誰幹的這惡劇？』他憤憤的問。

我忽然想到早晨樹上打架的烏鴉，不禁大笑，笑得腰也彎了，氣也壅了，我把今晨在場看見的小小謀殺案告訴了他，他自然承認烏鴉是這案的兇手，沒有話說了。

——你還能養斤把重的金魚？』我問他。

### （七）禿的梧桐

——這株梧桐，怕再也難得活了！

人們走過禿梧桐下，總這樣惋惜地說。

這株梧桐，所生的地點，真有點奇怪，我們所住的屋子，本來分做兩下給兩家住的，這株梧桐，恰恰長在屋前的正中，不偏不倚，可以說是兩家的分界牌。

屋前的石階，雖僅有其一，由屋前到園外去的路却有兩條，——

一家走一條，梧桐生在兩路的中間，清陰分蓋了兩家的草場，夜裏下雨，瀟瀟浙浙打在桐葉上的雨聲，詩意也兩家分享。

不幸園裏螞蟻過多，梧桐的枝幹，爲蟻所蝕，漸漸的不堅牢了，一夜雷雨，便將牠的上半截劈折，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樹身，立在那裏，亭亭有如青玉。

春天到來，樹身上居然透出許多綠葉，團團附着樹端，看去好像一棵棕櫚樹。

誰說這株梧桐，不會再活呢？牠現在長了新葉，或者更會長出新枝，不久定可以恢復從前的美陰了。

一陣風過，葉兒又被劈下來，拾起一看，葉蒂已嚼斷了三分之二——又是螞蟻幹的好事，哦！可惡！

但勇敢的梧桐，並不因此挫了牠的志氣。

螞蟻又來了，風又起了，好容易長得掌大的葉兒又飄去了，但牠不管，仍然萌新的芽，吐新的葉，整整的忙了一個春天，又整整的忙了一個夏天。

秋來，老柏和香橙還沈鬱的綠着，別的樹却都憔悴了。年近古稀的老榆，護定他青青的葉，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貯蓄的家私，但那禁得西風如敗子，日夕在耳畔絮聒？——現在他的葉兒已去得差不多，園中減了葱蘢的綠意，却也添了蔚藍的天光。爬在榆幹上的薜荔，也大爲喜悅，上面沒有遮蔽，可以酣飲風霜了，他臉兒醉得楓葉般紅，陶然自足，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樹，在他頭上瑟瑟的悲歎。

大理菊東倒西傾，還掙扎着在荒草裏開出紅豔的花，牽牛的蔓，早枯萎了，但還開花呢，可是比從前纖小，冷冷涼露中，泛滿淺紫嫩紅的小花，更覺嬌美可憐，還有從前種麝香連理花和鳳仙花的地裏，

有時也見幾朵殘花，秋風裏，時時有玉錢蝴蝶，翩翩飛來，停在花上，好半天不動，幽情淒戀，他要殞了，他願意殞在花兒的冷香裏！

這時候，園裏另外一株桐樹，葉兒已飛去大半，禿的梧桐，自然更是一無所有，只有亭亭如青玉的幹，兀立在慘淡斜陽中。

——這株梧桐，怕再也不得活了！

人們走過禿梧桐下，總是這樣惋惜似的說。

但是，我知道明年還有春天要來。

明年春天仍有螞蟻和風呢？

但是，我知道有落在土裏的桐子。



## 收穫

我們園外那片大空場於暑假前便租給人種山芋了，因為圍牆爲風，雨，頑童所侵襲，往往東塌一口，西缺一角，地是荒廢着，學校却每年要拿出許多錢來修理圍牆，很不上算，今年便議決將地租人蒔種糧食收回的租錢，便作爲修牆費。租地的人將地略略開墾，種了些山芋，據說山芋收穫後，接着便種麥，種扁豆，明年種蜜桃，到了桃子結實時，利息便厚了。

荒地開墾之後，每畦都插下山芋藤，初種時尙有人來澆水，以後便當做廢地似的棄置着，更沒人來理會，長夏炎炎，別種菜蔬，早已枯萎，而芋藤却日益茂盛青蒼，我常常疑心牠們都是野生的藤葛類。

今日上課畢回家，聽見牆外『邪許聲』，不絕於耳，我便走到涼臺邊朝外眺望，看發生了什麼新鮮的事。

溫和的秋陽裏，一羣男婦，正在掘地呢，彼起此落的釘鉞，好像音樂家奏庇霞娜時有調節的動作，而鐵齒陷入土裏的重澀聲和釘鉞主人的笑語，就是琴鍵上所流出和諧音調。

『快來看呀！他們在收穫山芋了。』我回頭喊遺留在屋裏的人，康和阿華都拋了書卷出來，終於覺得在臺上看不如出去有味，三個人開了園門，一齊到那片山芋場上去了。

已掘出的芋，一堆堆的積在地上，大的有斤餘重，小的也有我手腕粗細，顏色紅中帶紫，有似蕩裏新撈起的水紅菱，不過沒有那樣鮮明可愛。一個老婦人蹲在地上，正在一個個的扯斷新掘起的山芋的藤蔓和根，好像穩婆接下初生的嬰兒，替他剪斷臍帶，我和阿華看得有



趣，便也蹲下幫同她扯。

康和種芋工人談話，問他今年收成如何？他搖頭說不好，他說；山芋這東西是要種在沙土裏才甜，這片草場是第一次開墾，土太肥，只長藤不長芋，有些芋又長得太大，全空了心，只好拿去喂豬，人們是不要買的。

他指腳下一個大山芋說：『你們請看，這芋至少有三斤重，但牠心裏是開了花的，不中吃的了。』

果然，那芋有中號西瓜般大，不過全面積上皴裂維橫，並有許多虫蛀的孔，和着細鬚根，有似一顆人頭。

——子璋鬮體血模糊，手提擲還崔大夫！』我撮起那芋擲於康的足前。

——你何必比花卿？我看不如說是莎樂梅捧着聖約翰的頭，倒是本

色。」康微笑回答，我聽了不覺大笑，阿華和種芋的工人自然是瞠視不知所謂。

我們因這裏山芋携取便利，就問那種山芋的工人買了一元，計有七十餘斤，冬天圍爐取暖時，烤牠一兩個，是富有趣味的事，昔人云『煨得芋頭熟，天子不如吾』癩殘和尙在馬糞中煨芋，不願意和人談禪，山芋雖不及蹲鴟的風味，但撥開熱灰，將牠放入爐底，大家圍着爐談話的談話，做手工的做手工，已忘記爐中有什麼東西，過了片時，焦的香氣，透入人的鼻觀，知道芋是煨熟了，於是又一個一個從灰裏取出來，趁熱剝去皮，香噴噴的喫下，那情味也真教人難忘呵！

收穫，我已經說過，收穫是令人快樂的；在外國讀書時，我曾參與過幾次大規模的收穫，也就算我平生最快樂的紀念。

一次是在春天，大約我到里昂的第二年，我的法文補習教員海蒙

女士將我介紹到她朋友別墅避暑，別墅在里昂附近檀的葉鄉，鄉以產果子出名。

別墅的主人巴森女士在里昂城中靠近女子中學，開了一片女生寄宿舍，我暑假後在中學上課，便住在這個宿舍中。

到了春假時節，宿舍裏的學生，有的回家了，有的到朋友家裏去了，有的旅行去了，居停主人帶了幾個遠方的學生，到她別墅領取新鮮空氣，我也是她帶去的人中之一個。

——我們這回到鄉下去可以飽喫一頓櫻桃了，『馬格利特，一個大眼睛的女孩在火車中含笑對我說。去年夏天，我在檀鄉別墅，本看見幾株大櫻桃樹，但那時只有滿樹葱蘢的綠葉，並無半顆櫻桃。

車到檀鄉，寧蒙賴山翠色欲浮、橫在火車前面，好似一個故人，滿臉春風，張開雙臂，歡迎契闊半年的我。

遠處平原，一點點綿羊，恰似綠波上泛着的白鷗。新綠叢裏，禮拜堂的塔尖，聳然直上，劃開蔚藍的天空，鐘聲徐動，一下下敲破寂寞空氣。和暖的春風拂面吹來，夾帶着草木的清香，我們雖在路上行走，却都有些懶洋洋的起來，像喝了什麼美酒似的，便是天空裏的雲，也如如不動，陶醉於春風裏了。

到了別墅之後，我們寄宿舍的舍監陶脫萊松女士早等候在那裏，飯也預備好了。飯畢，開始採擷櫻桃，馬格利特先爬上樹，摘了櫻桃，便向草地投下，我們捨着就喫，喫不了的放進藤籃，後來我也上樹了，舍監恐怕我跌下受傷，不住地喚我留心，那知我小時慣會爬樹，現在年紀長大，手足已不大靈敏，但還來得一下呢。

法國櫻桃和中國種類不同，個個有龍眼般大小，肉多核細，熟時變爲黑紫色，瑩晶可愛，至於味兒之美，單用『甜如蜜』三字來形容

是不殼的，果品中只有荔子，蜜柑，莓子，（外國楊梅）葡萄差可比擬，我們的朱櫻，只好給牠做婢女。我想到唐時禁苑多植櫻桃，熟時分賜朝士，惹得那些文士詩人吟咏欲狂，什麼『幾回細瀉愁仍破，萬顆勻圓訝許同』什麼『歸鞍競帶青絲籠，中使頻傾赤玉盤』都說得津津有味。如喫到法國的櫻桃，不知他們更要怎樣讚美了。總之法國有許多珍奇的果品，都是用科學方法培養出來的，梅脫靈青鳥劇本中『將來的世界，』有桌面大的菊花，梨子般大的葡萄，……中國神話裡的『安期之棗大如瓜』將來都要籍科學的力量實現，讚美科學，期待科學給我們的黃金世界！

我們在檀的菓別墅，住了三天，飽喫了三天的櫻桃，剩下的櫻桃還有幾大筐，舍監封好，帶回里昂預備做果醬，給我們飯後當尾菜。

第二次快樂的收穫，是在秋天，一九二四年我又由法友介紹到里

昂附近香本尼鄉村避暑，借住在一個女子小學校裏，因在假期，學生都沒有來，校中只有一位六十歲上下的校長苟理夫人和女教員瑪麗女士。

我的學校開課本遲，我在香鄉整住了一夏，又住了半個秋天，每天享受新鮮的牛乳和雞蛋，肥碩的梨桃，香甜的果醬，鮮美的乳餅，我的體重竟增加了兩基羅。

到了葡萄收穫的時期，滿村貼了 *la Vendage* 的招紙，大家都到田裏相幫採葡萄。

記得一天傍晚的天氣，我和苟理夫人們同坐院中菩提樹下談天，一個脚登木鳥，腰圍犢鼻裙的男子到門口問道；

——我所邀請的採葡萄工人還不夠，明天你們幾位肯來幫忙麼，苟理夫人？

我認得這是威尼先生，他在村裏頗有田產，算得一位小地主，平日白領高冠，舉止溫雅，儼然是位體面的紳士，在農忙的時候，却又變成一個垢膩的工人了。

苟理夫人答允他明天，過去之後，問我願否加入？她說相幫採葡萄並不是勞苦的工作，一天還可以得六佛郎的工資，並有點心晚餐，她自己<sub>一</sub>是年年都去的。

我並不貪那酬勞，不過她們都走了，獨自一個在家也悶，不如去散散心，便也答允明天一同去。

第二天，太陽第一條光線，由菩提樹葉透到窗前，我們就收拾完畢了，苟理夫人和瑪麗女士穿上 *Talier*（圍裙一類的衣服）喫了早點，大家一齊動身，路上遇見許多人，男婦老幼都有，都是到田裏去採葡萄去的。香本尼是產葡萄的區域，幾十里內，盡是人家的葡萄園，到

了收穫時候，闔村差不多人人出場，所以很熱鬧。

威尼先生的葡萄園，在女子小學的背後，由學校後門出去，五分鐘便到了，威尼先生和他的四個孩子，已經先在園裏，他依然是昨晚的裝束，孩子們也穿着極粗的工衣，笨重的破牛皮鞋，另有四五個男女，想是邀來幫忙的工人，

那時候麥隴全黃，而且都已空蕩蕩的一無所有，只有三五白色駢點的牛靜悄悄地在那裏嚙草，無數長短距離相等的白楊，似一枝枝朝天綠燭，插在淡青朝霧中，白楊外隱約看見一道細細的河流和連綿的雲山，不過煙靄尚濃，辨不清楚，只見一線銀光，界住空濛的翠色。天上紫銅色的雲像厚被一樣，將太陽包掩着，太陽却不甘墊伏，掙扎着要探出頭來，時時從雲陣罅處，漏出奇光，似放射了一天銀箭。這銀箭落在大地上，立刻傳明散采，金碧燦爛，渲染出一幅非常奇麗的



圖畫。等到我們都在葡萄地裏時，太陽早衝過雲陣，高高升起了。紅霞也漸漸散盡了，天色藍豔豔的似一片澄清的海水，近處黃的栗樹紅的楓，高高下下的蒼松翠柏，併在一處，化爲斑斕的古錦『秋』供給我們的色彩真豐富呀！

涼風拂過樹梢，似大地輕微的噫氣，田間隴畔，笑語之聲四徹，空氣中充滿了快樂。我愛歐州的景物，因牠有兼有北方的爽健和南方之溫柔，牠的人民也是這樣，有強壯的體格而又有秀美的容貌，有剛毅的性質，而又有活潑的精神。

威厄先生田裏葡萄種類極多，有水晶般的白葡萄，有瑪瑙般的紫葡萄。每一球不下百餘顆，顆顆勻圓飽滿。採下時放在大籬裏，用小車載到他家的榨酒坊。

我們一面採，一面揀那最大的葡萄喫，威厄先生還怕我們不穀，

更送來裝在瓶中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麵包片充作點心，但誰都喫不下，因為每人工作時至少吞下兩三斤葡萄了。

天黑時我們到威厄先生家用晚餐，那天幫忙的人，同坐一張長桌，都是木烏圍裙的朋友，無拘無束地喝酒談笑，瑪麗女士講了個笑話，有兩個意大利的農人合唱了一闕意大利的歌，大家還請我唱了一個中國歌。我的唱歌，在中學校時是常常不及格的，而那晚居然博得許多掌聲。

這一桌田家飯，喫得比巴黎大餐館的盛筵還痛快。

我愛我的祖國，然而我在祖國中只嘗到連續不斷的『破滅』的痛苦，却得不到一點收獲的愉快，過去的異國之夢，重談起來，是何等的教我繫戀呵！

## 小貓

天氣漸漸的冷了，不但壁上的日曆，告訴我們冬天已經到來，就是院中兩株瑟瑟地在朔風裏打戰的老樹，也似乎在喊着冷呀冷呀的了。

房裏的壁爐，筠在家時定然燒得旺旺的，亂冒的火頭，像一羣飢餓而得着食物的野獸，伸出鮮紅的長舌，狂舐那里的煤塊，發出烘烘的聲音，煤塊的爆響，就算是犧牲者微弱的呻吟罷。等到全爐的煤塊，變成通紅，火的怒燄，也就漸漸低下去，而室中就發生溫暖了。筠有時特將電燈旋熄，和薇對坐爐前，看火裏變幻的圖畫，火的回光，一閃一閃的在他們臉上不住的跳盪。他們往往靜默的坐在爐前好

久好久，有時薇輕輕的問筠道：

——你覺得適意麼？筠？

——十分適意，你呢？』他暗中拖過薇的手來，輕輕的握着，又不說話了。

現在薇手裏拿了一本書，坐在爐邊一張靠椅上，一頁一頁的翻着看，然而她的心似乎不在看書，由她臉上煩悶的神情看來，可以知道她這時候心緒之寂寞，正如這爐中的冷灰。

因為沒有生火，屋裏有點寒冷。兩扇代窗的玻璃門是緊緊的關着的，淡黃色的門帘也沒有拽開，陽光映射帘上，屋中洞然明亮，而且也覺有了煖意。

薇看了幾頁書。不覺朦朧思睡起來，她的眼皮漸漸下垂，身體也懶洋洋的靠上椅背，而手中的書，也不知不覺的掉在地板上，睡魔已經

牽了她的手，要想教她走入夢幻的世界裏去了。

忽然門帘上撲撲有聲，薇猛然驚醒，張開眼看時，就看見一個搖動的影兒，一閃就不見了，頃刻間又映射到帘上來，却已變成了兩個，原來就是隔壁史夫人的兩只小貓的影兒。

這屋裏從前是沒有貓的，薇從做小孩子時候起，就很愛貓。不過近年以來，家裏養了只芙蓉鳥，而且住的又是人家的房子，不便在門上打洞，所以不能養貓，她常常同筠說要她弄只貓來玩玩。他們互相笑時，也曾以貓相比過。

自從筠出門以後，隔壁就搬來了史家。也就多了這對小貓，牠們天天在那裏打架追逐，嬉戲：：因回廊是兩家相通的，所以小貓打架時，也常常打到薇的門口來。

那對小貓的顏色，很是美麗，一個是渾身雪也似的白毛，額上有

一塊桃子形的黑點，背上也有一大搭黑毛，薇知道叫做烏雲蓋雪，一個是黃白黑三色相混的，就不知牠叫做什麼名目了。牠們出世以來，都不過三四個月吧，短短的身軀，圓圓的臉，淺淺的碧色玲瓏眼，都算奇，只是那幼貓特有的天真，一刻不肯停止的動作，顯得非常活潑，有趣。

小貓的影兒，一上，一下，一前，一後，蹣跚得極起勁，好像正在搶着一片乾桐葉，薇想開門去看，又怕冷，又怕驚走了牠們，所以仍然半躺在靠椅上，眼望着那兩個起伏不定的貓影出神。

她想筠這幾天又沒有信來，不知身體好否？呵！半個月的離別，真像度了幾年，相思的滋味，不是親自領略，那知道牠的難堪呀！筠的出去奔波，無非是爲了衣食問題，人生爲什麼定要衣食呢？像這兩個小貓不好麼？牠們永遠是無愁無慮的嬉戲，永遠……永遠！

如果筠在這裏，見了這對小貓，又該多了嘲諷的資料了，她想到這裏，索性將一只手支了頤，細細追想從前和筠同居時的種種樂趣：

薇是一個老實可憐的人，見了生人，總是羞羞澀澀的說不出什麼話，筠在本地中學當體操教員，她就順便在那學校裏教授一點圖畫和手工的課，每天聽見鈴響就低着頭走上課堂，聽見鈴響，又低着頭走出課堂，從不敢對那些學生多瞥一眼，因此她到這學校上了一年多的課，只記得班裏男生的姓名，至於面貌，却都是素昧平生的。學生躲懶不到，她也不敢查問，因為這學校裏本無點名的習慣，而且她也覺得上課點名，有似乎搭先生的架子，在她又是不好意思的事。

偶然有個學生來問她關於功課的事，或者她有話要對他們說，總不免紅漲了臉。幸虧她所教的功課，學生素不注重，也不要什麼講

解，拿一支粉筆在黑板上畫畫就算混過去了，口才不佳，羞怯，在學生方面都還不致於發生什麼影響。

她的女同學個個灑落大方，上課時詞源滔滔，銀瓶瀉水，講到精彩處，也居然色舞眉飛。功課就預備得差一點，也一樣能吸住學生的注意力，她看了每非常的羨慕，很想努力效法她們，但她的拘束，竟像一條索子，捆住了自己，再也擺脫不開，後來知道天性是生來的，不能拂逆牠，也只好聽其自然了。她常說人們將教員的生涯，叫做『黑板生涯』，在我真是名符其實，如果課堂裏不設黑板，我的教員也就當不成了呵！

上課下課之際，遇見了男同事，她也從不敢招呼的，不知者或以爲她驕傲，其實她只是一味羞怯。

見了女子，應當不這樣罷，但她從前也會在女子小學裏教過書，



常常被大學生欺侮得躲在房裏哭。

總之。世界在她是很狹窄的。

但薇在家裏，却不像這樣拘束了；口角也變伶俐了，她愛鬧，愛拿筠開心，愛想出種種話嘲諷筠，常將筠弄得喜又不是，怒又不是，她一回家，室中立刻充滿了歡樂的笑聲。

她的嘲諷是不假思索，觸機即發的，是無窮無盡的，譬如兩個人同在路上走走，筠是男子脚步自然放得寬，走得快，薇却喜歡東張西望的隨處逗留，若噴她走得太慢，她就說；誰能比你呢？你原是有四只脚的呀！或者，她急急的趕上來問道：你這樣向前直衝嗎？難道有火燒着你的尾巴麼？

書上常有所謂『雅諢』，言近意遠，確有一種風味，但非雅人不辦，薇和筠連中國字都認識不多的，不但不是雅人，而且還是俗而又

俗的俗人，他們的嘲諷，都是家尋俗語，喊牠爲『俗諺』得了。

幾千萬年不改形式的太陽，每天從東方升起，總還給人們一個有趣的印象，他們的『俗諺』雖然不過是翻來覆去幾句陳言，却也天天有新鮮的趣味。

世界在她是在窄狹的，家庭在她却算最寬廣的了。

筠自幼受着嚴酷的軍事式的訓練，變成一副嚴肅的性情，一舉一動，必循法度，不惟不多說話，連溫和的笑容，都不常有。但自和薇結婚以來，受了薇的薰陶，漸漸的也變做活潑而愉快的人了；他的青春種子，從前埋葬在冰雪當中，現在像經了陽光的照臨，抽芽茁蕊，吐出芬芳嬌美的花了。

從前時薇嘲弄他，他只微笑的受着，有時半板着臉，用似警告而又似懇求的口氣告訴她道：

——你老實一點罷，再說，我就要生氣了。

現在他也一天一天的變得儇巧起來，薇嘲謔了他，他想有相當的話報復，他們屋裏也就更增了歡樂的笑聲。

他們嘲笑時在將對方人比做禽和獸；比兔子，比雞，比狗，甚至比到豬和老鼠，然而無論怎樣，總不會引起對方的惡感，他們以天真的童心，互相熨貼，嘲謔也不過是一種天然的遊戲。

有一次，筠將薇比做貓了，他們並坐在火爐邊，筠借火光凝視着薇的臉，她正同他開過玩笑，因他一時無話可答，便自以為得勝了，臉上佈滿了得意的笑容，眼角邊還留着殘餘的狡獪。

筠凝視了她一刻，忽然像發現了什麼似的笑道；

——我從前比你那些東西都不像，看你頑皮的神氣，倒活像一只小貓！

從此筠果然將薇當作小貓看待，他輕輕摩撫她的背，像撫着貓的柔毛，出去時總叮嚀道；

——小貓兒，好好登在家裏，別出去亂跑，回頭我叫江媽多買些魚喂你。

或者筠先回家了，薇從外邊進來，筠便立在門口，用手招着，口中發出『咪咪』的聲音，像在呼一只貓。

薇不服，說；『你喊我做貓，你也是一只貓』

——屋裏有了一隻貓，已夠淘氣了，還受得住兩隻麼？』但久而久之，筠也無條件的自己承認是一隻貓了。

這兩隻貓聚到一處，便跳跳蹦蹦的鬧着玩耍，你撩我一爪，我咬你一口，有時一逼一聲，溫柔的互相呼喚，有時故意相對猙獰，作出示威的樣子。

有時那隻貓端端正正的坐在屋裏，研究他的體育學，這只貓悄悄地——那樣悄悄地，真像貓去捉鼠兒時行路——走進來，在他頭上輕輕的打一下，或者搶過他的書，將她闖起來，迷亂了他正翻着的頁數，轉身就跑，那只貓就起身飛也似的趕上去，一把將她捉回，按住，要打，要呵癢，這隻貓，只格格的笑，好容易笑着喘過氣來，央求道；『好人我不敢了！』

——好好的講，下次還敢這樣淘氣不？』那隻貓裝出噴怒的神氣，然而『笑』已經隱隱地在他臉上故意緊張的肌肉裏迸跳出來。

——不敢了下次一定不敢了！』被擒住的貓，只一味笑着求饒，於是這隻貓的爪兒不知不覺的鬆了，並且將她抱起來，撫弄了她的鬢髮，在她眼皮上輕輕的親吻。

映射在門帘上的貓影，一會兒都渺然了，薇嬾嬾的嘆息了一聲，

拾起地上的書，又靜靜的續讀下去。

定宇讀玩

1949.5.5.

460

91

7

三十七年五月七日

宇宙屋，物存是

靜逸

休夫——

這兒  
是  
我  
讀  
完  
了  
這  
本  
書  
的  
地  
方  
。 1949.5.5.  
定宇讀玩

一九二八年一月付印  
一九二八年三月初版

綠

天

每册實價五角



著者 綠漪女士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發行者 上海 北新書局  
新開路仁濟里

封 底